

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也。詒讓案。此論不據。詳非儒篇。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為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子。孔子之言多見論語家語。及他緯書傳注。亦無斥墨詞。詒讓案。墨子蓋生於哀悼間。較之七十子尚略後。孔子安得斥之。此論甚謬。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又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蓋必當時為墨學者。流於橫議。或類非儒篇所說。孟子始嫉之。故韓非子顯學云。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韓愈云。辯生于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其知此也。今惟親士脩身。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餘篇稱子墨子。耕柱篇并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聞。以是古書不可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

塞用ハ實用ト同義ナ

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意音湛涵。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經權。不可訾議。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塞用焉。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詒讓案。此非攻中篇文。舊本作且不著何當為粗不屠何。明人不解。妄改為中山諸國。畢氏亦沿其謬。詳本篇。攷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寔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故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班固亦云。在孔子後。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李善引抱朴子亦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其後。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後。詒讓案。文選長笛賦注。若史記鄒陽傳。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司馬貞云。漢書作子母。不知子母是何人。文穎曰。子母。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



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母為是不知如何也。又文選亦作子母。注云。文子曰。子罕也。母音任。善曰。未詳。詒讓案。文選鄒陽獄中。上書自明。注。誤以文類為文子。母音任。亦有誤。沉亦不能定其時事。又司馬遷。班固以為翟宋大夫。葛洪以為宋人者。以公輸篇有為宋守之事。高誘注呂氏春秋。以為魯人。則是楚魯陽。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答。又亟稱楚四竟。非魯衛之魯。不可不察也。先秦之書。字少假借。後乃偏旁相益。若本書源流之字作原。一又作源。金以溢為名。之字作益。一又作鎰。四竟之字作竟。一又作境。皆傳寫者亂之。非舊文。乃若賊斃百姓之為殺字。古文遂而不反。合於遂亡之訓。關叔之即管叔。寔足以證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好古者。幸存其舊。

遂而不反云云。遂下家  
トノ異同ヲ論シタルコ  
トニシテ魯問篇王子闕  
ノ條ヲ見ヨ。

昭陽ハ癸、單闕ハ卯チ  
云フ、涂月ハ十二月ナ  
リ。

云。如其疏略。以俟敏求君子。乾隆四十八年。歲在昭陽單闕。涂月。敍於西安節署之環香閣。  
孫星衍墨子注後敍 經訓堂本。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二月。弇山先生既刊所注墨子成。以星衍涉于諸子之學。命作後敍。星衍以固陋辭。不獲命。敍曰。墨子與孔異者。其學出于夏禮。司馬遷稱其善守禦為節用。班固稱其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而皆不知墨學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識過于遷固。古人不虛作。諸子之教。或本夏。或本殷。故韓非著書。亦載棄灰之法。墨子有節用。節用禹之教也。孔子曰。禹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

棄灰之法トハ、灰ヲ道  
ニ棄ツル者ヲ刑スルコ  
ト、韓非子内儲說上ニ  
ヨレバ、之ヲ殷ノ法律  
トナス。



吾無閒然。又曰禮與其奢寧儉。又曰道千乘之國節用。是孔子未嘗非之。又有明鬼是致孝鬼神之義兼愛是盡力溝洫之義。孟子稱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而莊子稱禹親自操橐耜而襍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皆與書傳所云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三過其門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同其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當爲見後漢書注淮南子要略稱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又齊俗稱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高誘注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

呂不韋言ハ、呂氏春秋慎行論求人ニ見ユ、竅藏不通トハ、耳目或ハ五臟ノ閉塞シテ、通利ナラザルコト、即身體ノ病ムチ云フ、歩不相過トハ、歩行ノ自由ナラザルコト、孔子曰以後ノ引證ハ、普ク知ラレ、又本書、ステニ其出處ヲ記ルズナリテ之ヲ略ス。

子不于惟荒度土功ノ二句ハ尙書皋陶謨ヲ見ヨ、三過其門而不入ハ、孟子滕文公篇ヲ見ヨ。

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而此書公孟篇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又公孟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當爲月之喪亦非也云云。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論讓案孟子云三年之喪齊疏人三代共之則孟子謂夏禮亦三年喪此說與孟子不合孔子則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之禮尙文又貴賤有法其事具周官儀禮春秋傳則與墨書節用兼愛節葬之旨甚異孔子生於周故尊周禮而不用夏制孟子亦周人而宗孔故于墨非之勢則然焉若覽其文亦辨士也親士脩身經上經下及說凡六篇皆翟自著經上下略似爾雅釋詁文而不解其意指又怪漢唐以來通人碩儒博貫諸子獨此數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于今傳寫譌錯更



楊原ハ荀子ヲ注シ、盧辯ハ大戴禮ヲ注ス、俱然ハスグレマサルコト。

難鉤乙。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辨。存其敍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詞。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又曰。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眾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眾禱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如所云。則勝曾引說就經。各附其篇。恨其注不傳。無可徵也。備城門諸篇。具古兵家言。惜其脫誤難讀。而弇山先生于此書。悉能引據傳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聲音訓故之原。豁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春秋。司馬彪注莊子。許君注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傳於世。其視楊原盧辯空疏淺略。則倜然過之。時則有仁和盧學士抱經。大興翁洗馬覃谿。及星衍三人

札訊トハ書札ヲ以テ問フコト。

者。不謀同時。共爲其學。皆折衷于先生。或此書當顯。幸其成帙。以惠來學。不覺僭而識其末也。陽湖孫星衍撰。

經訓堂本。

孫星衍經說篇跋  
乾隆癸卯三月。星衍方自秦北征。巡撫公將刻所注墨子。札訊星衍云。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有似堅白異同之辯。其文脫誤難曉。自魯勝所稱外。書傳頗有引之否。星衍過晉。問盧學士。又抵都。問翁洗馬。俱未獲報。閱數月。重讀淮南齊俗訓。有云。夫蝦蟇爲鶉。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因悟與經說上化。若鼃爲鶉。合又讀列子湯問篇云。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張湛注云。髮甚微。脆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言不絕也。又云。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也。湛



注云。凡人不達理也。會自有知此理為然者。墨子亦有此說。今按經說下有云。均髮均縣。輕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輕下脫重字。均其絕也。句均下無也字。又列子仲尼篇云。影不移者。說在改也。湛注云。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在改為也。今案經下云。過作景不從。說在改為。詒讓案。過作不當屬此讀。孫亦襲舊讀之。誤詳經說下篇。其文微異。而義亦同。是知子家多有若說。晉時尚能讀此書。唐人則不及此也。又楊朱篇。禽子曰。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湛注云。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也。亦星衍往言墨子夏教之證。比復公。而是卷已刊成。無容注處。公然其言。因据增重字。又命附其說于卷末。俟知十君子焉。甲辰上巳。孫星衍記。

汪中墨子序

述學

知十ノ十八、子ノ誤ナラン。上巳ハ、三月ノ初ノ巳ノ日ナ云フ。

祝筴(策ト同字)ハ神ニ祝詞ヲ捧讀スルコト、遷鼎ハ九鼎ヲ遷スコト。

竝見引重トハ季文子以下皆史佚ノ言ヲ引キテ、其說ヲ證シタルコトナ云フ。

墨子七十一篇。亡十八篇。今見五十三篇。明陸穩所敘刻。視它本為完。其書多誤字。文義味晦不可讀。今以意粗為是。正闕所不知。又采古書之涉於墨子者。別為表微一卷。而為之敘。曰。周太史尹佚實為文王所訪。晉克商營洛。祝筴遷鼎。有勞於王室。周書克殷。成王聽朝。與周召太公同為四輔。賈誼新篇。數有論諫。淮南子主術訓。身沒而言立。東遷以後。魯季文子春秋傳。惠伯五年。晉荀偃四年。叔向語。秦子桑五年。后子昭元成四年。及左邱明二年。竝見引重遺書二篇。詒讓案。原作十二篇。今據漢書藝文志。校刪十字。劉向校書。列諸墨六家之首。說苑政理篇亦載其文。莊周述墨者之學。而原其始。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天下可謂知言矣。古之史官。實秉禮經。以成國典。其學皆有所受。魯



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呂氏春秋 當染篇其淵源所漸固可攷而知也。劉向以爲出於清廟之守。夫有事於廟者。非巫則史。史佚史角皆其人也。史佚之書。至漢具存。而夏之禮。在周已不足徵。則莊周禽滑釐傳之禹者。莊子天下篇 列子楊朱篇非也。司馬遷云。墨翟宋大夫。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今按耕柱魯問二篇。墨子於魯陽文子多所陳說。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韋昭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其言實出世本。故貴義篇。墨子南游於楚。見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獻惠王之爲。惠王猶頃襄王之爲。襄王由是言之。墨子實與楚。惠王同時。其仕宋當景公昭公之世。詒讓案。墨子仕宋當在昭公世。不得及景公。汪誤。其年於孔子差後。或猶及見孔子矣。詒讓案。墨子必不及見孔子。汪說誤。藝文志以爲在孔子後者是也。非

以機封トハ、機械ヲ以テ棺ヲ墓穴ニ下スコト、封ハ筵ニ通ズ。

事惠王在位五十七年云云ノ文義、通暢セズ。

曾子立事ハ、大戴禮ニ在リ。

攻中篇言知伯以好戰亡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又言蔡亡。則爲楚。惠王四十二年。墨子竝當時。及見其事。非攻下篇言。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又言。唐叔呂尙邦齊晉。今與楚越四分天下。節葬下篇言。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齊晉之君。明在句踐稱伯之後。魯問篇。越王請裂故吳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亦一證。秦獻公未得志之前。全晉之時。三家未分。齊未爲陳氏也。檀弓下。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般請以機封。此事不得其年。季康子之卒。在哀公二十七年。楚惠王以哀公七年即位。般固逮事惠王。公輸篇。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公輸子自魯南游楚。作鈞強。以備越。亦吳亡後。楚與越爲鄰國。事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本書既載其以老辭墨子。則墨子亦壽考人。與親士脩身二篇。其言淳實。與曾子立事相表裏。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述。經上



至小取六篇。當時謂之墨經。莊周稱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以堅白異同之辨。相訾。以綺偶不侔之辭。相應者也。公孫龍爲平原君客。當趙惠文孝成二王之世。惠施相魏。當惠襄二王之世。二子實始爲是學。是時墨子之沒久矣。其徒誦之。并非墨子。本書所染篇亦見。呂氏春秋。其言宋康染於唐鞅。田不禮。宋康之滅。在楚惠王卒後一百五十七年。墨子蓋嘗見染絲者。而歎之。爲墨之學者。增成其說耳。故本篇稱禽子。呂氏春秋并稱墨子。親士篇。錯入道家言二條。與前後不類。今出而附之。篇末又言吳起之裂。起之裂。以楚悼王二十一年。亦非墨子之所知也。詒讓案。吳起之亂。墨子似尙及見之。詳親士篇。今定其書。爲內外二篇。又以其徒之所附著。爲禱篇。做劉向校晏子春秋例。輒於篇末。述所以進退之

親士篇ノ道家言二條トハ、太盛難守也、及ビ非此錄之主也ノ二條ナ

傳曰ハ史記老莊申韓列傳ヲ云フ。

意覽者詳之。墨子之學。其自言者曰。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沈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此其救世亦多術矣。備城門以下。臨敵應變。纖悉周密。斯其所以爲才士與。傳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惟儒墨則亦然。儒之絀墨子者。孟氏荀氏。藝文志。董無心一卷。非墨子。今亡。孔叢詰墨。僞書不數之。荀之禮論樂論。爲王者治定功成盛德之事。而墨之節葬非樂。所以救衰世之敝。其意相反而相成也。若夫兼愛特墨之一端。然其所謂兼者。欲國家慎其封守。而無虐其鄰之人民畜產也。雖昔先王制爲聘問弔恤之禮。以睦諸侯之邦交者。豈有異哉。彼且以兼愛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使以孝其親。而謂之無父。斯已枉矣。後之君子。日習孟

斯已枉矣トハ孟子ノ言ヲ以テ無理ナリト云フ



子之說而未觀墨子之本書其以耳食無足怪也世莫不以其誣孔子爲墨子臯雖然自今日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來所未有矣自當日言之則孔子魯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術不同而立言務以求勝雖欲平情覈實其可得乎是故墨子之誣孔子猶孟子之誣墨子也歸於不相爲謀而已矣吾讀其書惟以三年之喪爲敗男女之交有悖於道至其述堯舜陳仁義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長勤百世之下如見其心焉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仁人也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與之相抗自餘諸子皆非其比歷觀周漢之書凡百餘條并孔墨儒墨對舉楊朱之書惟貴放逸當時亦莫之宗躋之於墨誠非其倫自墨子沒其學離而爲三徒屬充滿天下呂

不相爲謀ハ、論語子罕篇ヲ見ヨ。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ハ、毛詩邶風谷風ヲ見ヨ。

不韋再稱鉅子。

去私篇 尚德篇

韓非謂之顯學至楚漢之際而微

淮南子 汜論訓

孝武之世猶有傳者見於司馬談所述於後遂無聞

焉惜夫以彼勤生薄死而務急國家之事後之從政者固宜

假正義以惡之哉乾隆上章困敦涂月選拔貢生江都汪中

述。詒讓案汪氏所校墨子及表微一卷今並未見此敘揚州刻本爲後人竄改文多駁異今從阮刻本校正。

汪中墨子後序 述學

中既治墨子牽於人事且作且止越六年友人陽湖孫季仇星衍以刊本示余則巡撫畢侍郎盧學士咸有事焉出入羣籍以是正文字博而能精中不勞日力於是書盡通其癥結且舊文孤學得二三好古君子與我同志於是有三喜焉既受而卒業意有未盡乃爲後敘以復於季仇曰季仇謂墨子之學出於禹其論偉矣非獨禽滑釐有是言也莊周之書則

上章ハ庚、困敦ハ子ニシテ、四十五年ナリ。

癥結トハ臆臆等ノ病ノ爲ニ結ビツキタルコト。



亦道之。曰不以自苦爲極者。非禹之道。是皆謂墨之道與禹同耳。非謂其出於禹也。昔在成周。禮器大備。凡古之道術。皆設官以掌之。官失其業。九流以興。於是各執其一術。以爲學。諱其所從出。而託於上古神聖。以爲名高。不曰神農。則曰黃帝。墨子質實。未嘗援人以自重。其則古昔稱先王。言堯舜禹湯文武者六。言禹湯文武者四。言文王者三。而未嘗專及禹。墨子固非儒。而不非周也。又不言其學之出於禹也。公孟謂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墨子既非之。而曰子法周而未法夏。則子之古非古也。此因其所好而激之。且屬之言服。甚明而易曉。然則謂墨子背周而從夏者。非也。惟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倍譎不同。自謂別墨。然後託於禹。以尊其術。而淮南著之書爾。雖然。謂墨子之學出於禹。未害也。謂禹制三月之喪。

小斂奠以下ノ事ハ死者ニ飲食ヲ供スル事ナリ儀禮ノ士喪禮ニ出ヅ、解釋煩雜ナルヲ以テ之ヲ略ス、本經及ビ凌廷堪ノ禮經釋例中ノ變禮ノ部ヲ見ルベシ、  
荒政殺哀ハ周禮地官大司徒ニ出ヅ、凶年ニハ喪禮ヲ省クヲ云フ、  
行有死人云云ハ、詩經小雅小弁ニ出ヅ、  
斂首足形云云ハ、禮記檀弓下ニ出ヅ、  
夫下殤墓遠云云ハ、禮記曾子問ニ出ヅ、文長キヲ以テ、其解ヲ省ク、

則尸子之誤也。從而信之。非也。何以明其然也。古者喪期無數。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五服精粗之制立矣。放勳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其可見者也。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則夏之爲父三年矣。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則夏之爲君三年矣。從是觀之。它服術可知也。士喪禮。自小斂奠。大斂奠。朔月半薦。遣奠。大遣奠。皆用夏祝。使夏后氏制喪三月。祝豈能習其禮。以贊周人三年之喪哉。若夫陵死葬。澤死葬。澤。此爲天下大水不能具禮者。言之也。荒政殺哀。周何嘗不因於夏禮。以聚萬民哉。行有死人。尙或殮之。此節葬也。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此又節葬也。豈可執是以言周禮哉。若然。夏不節喪。史佚固節喪。與夫下殤墓遠。棺斂於宮中。召公爲言於周公。而後行之。若是其篤終也。先



王制禮其敢有不至者哉。墨子者蓋學焉而自爲其道者也。故其節葬曰：聖王制爲節葬之法。又曰：墨子制爲節葬之法。則謂墨子自制者是也。故曰：墨之治喪以薄爲其道。日墨子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日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非韓子顯學篇使夏后氏有是制三子者不以之蔽墨子矣。

王念孫墨子雜志敘。讀書雜志

墨子書舊無注釋亦無校本。故脫誤不可讀。至近時盧氏抱經孫氏淵如始有校本。多所是正。乾隆癸卯畢氏弇山重加校訂。所正復多於前。然尙未該備。且多誤改誤釋者。予不揣寡昧。復合各本。及羣書治要諸書所引。詳爲校正。是書傳刻之本。唯道藏本爲最優。其藏本未誤。而佗本皆誤。及盧畢孫

三家已加訂正者。皆不復羅列。唯舊校所未及。及所校尙有未當者。復加考正。是書錯簡甚多。盧氏所已改者。唯辭過篇一條。其尙賢下篇尙同中篇兼愛中篇。非樂上篇。非命中篇。及備城門備穴二篇。皆有錯簡。自十餘字至三百四十餘字不等。其他脫至數十字。誤字衍字顛倒字。及後人妄改者尙多。皆一一詳辨之。以復其舊。此外脫誤不可讀者尙復不少。蓋墨子非樂非儒。久爲學者所黜。故至今迄無校本。而脫誤一至於是。然是書以無校本。而脫誤難讀。亦以無校本。而古字未改。可與說文相證。如說文言字篆文作亨。隸作亨。又省作亨。以爲亨通之亨。又轉爲普庚。反以爲亨。煮之亨。今經典中亨煮字皆作亨。俗又作烹亨行而享廢矣。唯非儒篇子路享普庚反豚。其字尙作享。說文苟。讀若亟其乘屋之亟自急救也。今經典皆以



亟代苟。亟行而苟廢矣。唯非儒篇曩與女爲苟生。今與女爲苟義。其字尙作苟。說文但楊也。今經典皆以袒代。但袒行而但廢矣。唯耕柱篇。羊牛犒豢。雍與養同。今本雍譌作維。人。但割而和之。其字尙作但。又有傳寫之譌。可以考見古字者。城郭之郭。說文本作辜。今經典皆以郭代辜。郭行而辜廢矣。唯所染篇云。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案國語。晉有郭偃。無高偃。郭卽辜之借字。知高爲辜之譌也。說文放古文殺字。今經典中有殺無放。殺行而放廢矣。唯尙賢中篇云。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案賤傲二字。語意不倫。賤乃賊字之譌。殺字古文作放。與敖相似。知放譌作敖。又譌作傲也。說詳本篇。說文佚以證反。送也。呂不韋曰。有仇氏以伊尹佚女。今經典皆以媵代佚。媵行而佚廢矣。唯尙賢下篇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案有莘氏以

伊尹佚女。非以爲僕也。佚僕字形相似。知僕爲佚之譌也。說文衝突字。本作衝。今經典皆以衝代衝。衝行而衝廢矣。唯備城門篇云。以射衝及櫓。衝衝形相似。知衝爲衝之譌也。衝謂衝車。是書最古。故假借之字亦最多。如胡作故。尙賢中篇。故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故與胡同。降作隆。尙賢中篇。稷播種。非攻下篇。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隆並與降同。誠作情。又作請。尙同。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節葬下篇。節葬下篇。智不智。拂作費。兼愛下篇。即此言行。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請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情請並與誠同。拂作費。兼愛下篇。即此言行。費也。下文。知作智。節葬下篇。智不智。志作之。天志中篇。子墨子之有天志。本篇。之下。之字與志同。天之即小取篇。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也。物卽佗物。佗俗作。睇作欣。耕柱篇。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與睇同。管作關。公旦非關。叔公。號令篇。松上。不暴人。關並與管同。悖作費。魯問篇。豈不費哉。上文。費作悖。從作松。隨下。松與從同。皆足以見古字之借。古音之通。佗書所未有也。其脫誤不可知者。則槩從闕疑。以俟來哲。道光十一年九月十三日。高郵



王念孫敘。昔年八十有八。

武億跋墨子 授堂文鈔

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云。墨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而不著其地。惟呂氏春秋。慎大覽。高誘注。墨子名翟。魯人也。魯卽魯陽。春秋時屬楚。古人于地名。兩字或單舉一字。是其例也。路史國名紀。魯汝之魯山縣。非竟地。詒讓案。此說誤。與畢同詳前。翟見諸傳記。多稱爲宋大夫。

以予考之。亦未盡舉其實。蓋墨子居于魯陽。疑嘗爲文子之臣。觀魯問一篇。首言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函徧禮。四鄰諸侯。毆國而以事齊。又言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詒讓案。魯問篇。魯君自是魯國君。非魯陽文君也。詳本篇案。

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注比公于大夫。周禮。太宰。九兩。六曰。主以

利得民。注鄭司農謂公卿大夫。調人。主友之讐。注主大夫君也。呂氏春秋。愛士篇。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注趙簡子。晉大夫也。大夫稱主者也。然則翟之尊文子爲主君。意其屬于文子也。禮記。禮運。仕於家爲僕。方氏曰。僕者對主之稱。故仕于家曰僕。而大夫稱主是也。詒讓案。此說亦誤。辯詳魯問篇。翟在魯。睠然知鄉邦之重。始勸文子。屈禮事齊。詒讓案。文子楚臣。何必歐國事齊。此於事勢亦不合。繼止文子。攻鄭。皆反覆言之。冀以誠人。其後文子卒能受聽。故于時魯陽之民。身不致重。困于兵役。以保恤其家室。皆翟之賜也。史記。荀卿列傳云。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案外傳。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



卽化トハ死スルコト。

魯陽公也。惠王十年爲魯哀公十六年。孔子方卒。又翟本書貴義篇。子墨子南遊于楚。見楚獻惠王。楚世家無此名。是獻惠卽惠王。誤衍一獻字。審是則翟實當楚惠王時。上接孔子未卒。詰讓案墨子之生必在孔子卒後。此說亦誤。故太史公一云並孔子時。說非無據。自班志專謂在孔子後。後人益爲推衍。至如畢氏。据本書稱中山諸國亡于燕代胡貊之國。以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愚竊以翟既與楚惠王接時。後必不能歷一百九十餘年。尙未卽化。此固不然也。中山諸國之亡。蓋墨子之徒續記而竄入其師之說。以貽此謬。何可依也。予故爲撫其時地始末。如是。以附于篇。庶覽者得以詳焉。

張惠言書墨子經說解後 亦見茗柯文編

句投ノ投ハ、讀ニ通ズ。

右墨子經上下及說凡四篇。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引說就經。各附其章。卽此也。墨子書多奧言錯字。而此四篇爲甚。勝注既不傳。世莫得其讀。今正其句投。通其旨要。合爲二篇。略可指說。疑者闕之。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自孟子之後。至今千七百餘年。而楊氏遂亡。墨氏書雖存。讀者蓋鮮。大哉聖賢之功。若此盛矣。墨氏之言。脩身親士。多善言。其義託之堯禹。自韓愈氏以爲與聖賢同指。孔墨必相爲用。向無孟子。則後之儒者。習其說而好之者。豈少哉。老氏之言。其始也微。不得孟子之辨。而佛氏之出。又絕在孟子後。是以蔓蔓延延。日熾月息。而楊墨泯焉遂微。吾以悲老佛之不遭孟子也。當孟子時。百家之說眾矣。而孟子獨距。文編作拒。楊墨。今觀墨子之書。經說大小取。盡同異堅白之術。蓋縱橫名法家。惠



施公孫龍申韓之屬皆出焉。然則當時諸子之說。楊墨爲統宗。孟子以爲楊墨息。而百家之學將鎖歇而不足售也。獨有告子者。與墨爲難。而自謂勝爲仁。故孟子之書亦辯斥之。嗚呼。豈知其後復有烈于是者哉。墨子之言。諄于理。而逆于人心者。莫如非命。非樂。節葬。此三言者。偶識之士。可以立折。而孟子不及者。非墨之本也。墨之本在兼愛。而兼愛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兼愛之言曰。愛人者。人亦愛之。利人者。人亦利之。仁君使天下聰明耳目相爲視聽。股肱畢強。相爲動宰。此其與聖人所以治天下者。復何以異。故凡墨氏之所以自託于堯禹者。兼愛也。尊天明鬼。尚同節用者。其支流也。非命。非樂。節葬。激而不得不然者也。天下之人。唯惑其兼愛之說。故雖文編有他諄于理。不安于心。文編有皆從而和。文編作則

之不以爲疑。孟子不攻其流。而攻其本。不誅其說。而誅其心。斷然文編無被之以無父之罪。而其說始無以自立。嗟夫。藉使墨子之書盡亡。至于今。何以見孟子之辯嚴而審。簡而有要如是哉。孟子曰。我知言。嗚呼。此其驗矣。後之讀此書者。覽其義。則于孟子之道。猶引弦以知矩乎。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張惠言書。

案孫志祖讀書脞錄云。墨子經說四篇。丁小正與許周生互相闡釋。大有端緒。是此四篇。又有丁許二家校本。今未見。并志之以埃訪錄。小正名杰。周生名宗彥。並德清人。



墨子閒詁附錄終

墨子後語上

墨子傳略第一 墨子年表第二 墨學傳授攷第三

墨子傳略第一

墨氏之學。亾於秦季。故墨子遺事。在西漢時。已莫得其詳。太史公述其父談論六家之旨。尊儒而宗道墨。蓋非其所意。故史記擡采極博。於先秦諸子。自儒家外。老莊韓呂蘇張孫吳之倫。皆論列言行。爲傳。唯於墨子。則僅於孟荀傳末。附綴姓名。尙不能質定其時代。遑論行事。然則非徒世代繇邈。舊聞散佚。而墨子七十一篇。其時具存。史公實未嘗詳事校覈。亦其疏也。今去史公。又幾二千年。周秦故書雅記。百無一存。而七十一篇。亦復書闕有閒。徵討之難。不

據采ハ、拾ヒ取ルコト。

繇邈ハ久遠ナルコト。

書闕有閒ハ史記五帝本紀ノ論贊ノ語ナリ、此



ニハ七十一篇ノ間ニ殘  
缺アルヲ云フ。

論ハ驗ノ正字。  
華筆ハ、行事ノ卓越ス  
ルコト。  
脱履ハ、蔽履ヲ棄ツル  
ガ如キヲ云フ。

耳食トハ眞味ヲ知ラザ  
ルコトヲ云フ、誦病ハ  
惡口ヲ言フコト。

翅倍蕪然就今存墨子書五十三篇。鉤攷之。尙可得其較  
略。蓋生於魯而仕宋。其平生足跡所及。則嘗北之齊。西使  
衛。又屢游楚。前至郢。後客魯陽。復欲適越而未果。文子書  
稱墨子無煖席。自然篇又見淮南子脩務訓。班固亦云。墨突不黔。文選答賓  
戲。又趙岐孟子章指云。墨突不及汗。斯其諛矣。至其止魯陽文君之攻鄭。絀公  
輸般以存宋。而辭楚越書社之封。蓋其犖犖大者。勞身苦  
志。以振世之急。權略足以持危。應變而脫屣利祿。不以累  
其心。所學尤該綜道。藝洞究象數之微。其於戰國諸子。有  
吳起商君之才。而濟以仁厚節操。似魯連而質實。亦過之  
彼韓呂蘇張輩。復安足算哉。謹甄討羣書次第。其先後略  
攷始末。以裨史遷之闕。俾學者知墨家持論。雖閒涉偏駁。  
而墨子立身應世。具有本末。自非孟荀大儒。不宜輕相排

竿。彼竊耳食之論。以爲誦病者。其亦可以少息乎。

墨子名翟。漢書藝文志。呂氏春秋當染。慎大篇。淮南子脩務訓高注。姓墨氏。廣韻二十五德。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云。墨氏孤竹

君之後。本墨台氏。後改爲墨氏。戰國時。宋人墨翟著書。號墨子。朴子荀子脩身篇。楊注。元和姓纂。魯人。呂覽當染。慎大篇注。或曰宋人。葛洪神仙傳文選。長笛賦。李注。引抱

案此蓋因墨子爲宋大夫。遂以爲宋人。以本書攷之。似當

以魯人爲是。貴義篇云。墨子自魯卽齊。又魯問篇云。越王爲公尙過。束車五十

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淮南子脩務訓亦云。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至於郢。並墨子爲魯人之埒證。畢沅武億以魯

爲魯陽。畢說見墨子注序。武說見授堂文鈔。墨子跋。則是楚邑。攷古書。無言墨子爲

楚人者。渚宮舊事載魯陽文君說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賢

聖人。則非楚人明矣。畢武說殊謬。

蓋生於周定王時。

漢書藝文志云。墨子在孔子後。案詳年表。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呂氏春秋當染篇高注云其後史角之後也。

案漢書藝文志墨家以尹佚二篇列首。是墨子之學出於史佚。史角疑即尹佚之後也。墨子學於史角之後亦足為是魯人之證。

其學務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汜愛兼利。而非鬪。好學而博。不異。莊子天下篇又曰兼愛尚賢。右鬼非命。

淮南子以為儒者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其稱道曰昔者禹之

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禱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故使學者以

博不異トハ、博學ニシテ他ヲ容ルルコト。

九禱ハ鳩維ト同シ、甚雨ハ淇雨ノ誤ニシテ、甚

湛ハ淫ト通ズ、跋履ハ何レモ粗末ナル履、爲極トハ法則トナスコト。

裘褐爲衣。以跋履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莊子天下篇亦道堯舜。韓非子顯學篇又善守禦。

史記孟荀傳爲世顯學。韓非子顯學篇徒屬弟子充滿天下。呂氏春秋尊師篇

案淮南王書謂孔墨皆脩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主術訓今

攷六藝爲儒家之學。非墨氏所治也。墨子之學。蓋長於詩書春秋。故本書引詩三百篇。與孔子所刪同。引尚書如甘

誓。仲虺之誥。說命。大誓。洪範。呂刑。亦與百篇之書同。又曰吾嘗見百國春秋。隋書李德林傳此與孔子所修春秋異。而於禮則

法夏紂。周樂則又非之。與儒家六藝之學不合。淮南所言非其事實也。淮南子要略又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尤非。

其居魯也。魯君謂之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



替怨ノ怨ハ忠ノ誤。

揣ハ拒ノ誤。

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讐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亟徧禮四鄰。諸侯。毆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此。顧無可爲者。本書魯問篇案魯君頗疑其卽穆公。則當在楚惠王後。然無塙證。以墨子本魯人。故繫於前。魯君謂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爲太子。而可。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爲賞譽。爲是也。鈞者之恭。非爲魚賜也。餌鼠以蟲。疑當作蟲。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同。楚人常與越人。舟戰於江。楚惠王時。洛宮舊事二。公輸般自魯南游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鈞拒之備。楚人因此若勢。亟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墨子曰。我舟戰有鈞拒。不知子之義。亦有鈞拒乎。墨子曰。我義之鈞拒。賢於子舟戰之鈞拒。我鈞拒。我鈞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鈞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狎而不親。則

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鈞而止人。人亦鈞而止子。子拒而距人。人亦拒而距子。交相鈞。交相拒。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鈞拒。賢子舟戰之鈞拒。本書魯問篇。洛宮舊事。在止攻宋前。今故次於此。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起於魯。本作齊。今據呂氏春秋淮南子改。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般。公輸般曰。夫子何命焉。爲。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般不說。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眾。不可謂知類。公輸般服。墨子曰。然胡不已乎。公輸般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



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  
 輿。而欲竊之。舍其綿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  
 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必為竊疾矣。墨子曰。荆之  
 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  
 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富。宋所為無  
 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梗枿  
 豫章。宋無長木。此猶綿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也。  
 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般為我為雲梯。必取宋。於  
 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為城。以裸為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  
 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  
 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  
 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

重繭ハ重跡ト同シ。

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  
 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  
 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本書公輸篇 公輸子謂墨子曰。吾未  
 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為。  
 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我翟得見子之後。予  
 子宋。而不義。子弗為。是我予子宋也。子務為義。翟又將予子  
 天下。本書魯問篇

案墨子止楚攻宋。本書不云在何時。鮑彪戰國策注謂當  
 宋景公時。至為疏謬。詳年表 惟渚宮舊事載於惠王時。墨  
 子獻書之前。最為近之。蓋公輸子當生於魯昭定之間。至  
 惠王四十年以後。五十年以前。約六十歲左右。而是時墨  
 子未及三十。正當壯歲。故百舍重繭。而不以為勞。惠王亦



未甚老。故尙能見墨子。以情事揆之。無不符合。蘇時學謂  
即聲王五年圍宋時事。墨子刊誤非徒與王曰請無攻宋之  
言不合。而公輸子至聲王時。殆逾百歲。其必不可通明矣。

詳公輸篇

楚惠王五十年。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  
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墨子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  
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  
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洛宮舊事二穆賀見墨子。墨子說穆賀。穆  
賀大說。謂墨子曰。子之言則誠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  
母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  
一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  
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

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

不若一草之本乎。本書貴義篇魯陽文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

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爲禮。母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書

社五里。疑當作五百里封之。不受而去。洛宮舊事二

案楚惠王在位五十七年。墨子獻書。在五十年。年齒已高。

故以老辭。余知古之說。蓋可信也。舊事一亦云惠王之末。墨翟重繭趨郢。班子折謀。以

墨子生於定王初年。計之年。蓋甫及三十。所學已成。故流

北方賢聖之譽矣。

嘗游弟子公尙過於越。公尙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尙過  
曰。先生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  
百里。以封墨子。公尙過許諾。遂爲公尙過。束車五十乘。以迎  
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



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  
本書魯問篇 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尙過  
 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  
 之意。呂氏春秋高義篇 意越王將聽吾言用吾道則翟將往量腹而  
 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能以封爲哉抑越不聽吾言不  
 用吾道而吾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  
 必於越哉。本書魯問篇案 疑王翁中晚年事 後又游楚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  
 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  
 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  
 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  
 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又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  
 牛芻豢雍人但割而和之食之不可勝食也見人之作餅則

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知明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  
 君曰有竊疾也墨子曰楚四竟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呼虛  
 數千不可勝入見宋鄭之間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  
 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本書耕柱篇 魯陽文君將攻鄭  
 墨子聞而止之謂文君曰今使魯四竟之內大都攻其小都  
 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  
 何若文君曰魯四竟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  
 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墨子曰夫天  
 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竟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  
 天誅其不至乎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  
 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  
 也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



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本書魯問篇

案三世殺其父。當作二世殺其君。此指鄭人弑哀公。及韓武子殺幽公而言。蓋當在楚簡王九年以後。鄭繻公初年事也。或謂三世兼駟子陽弑繻公而言。蘇時學墨子刊誤黃式三周季編略說

則當在楚悼王六年以後。與魯陽文君年代不相及。不足據。魯陽文君即司馬子期之子公孫寬也。魯哀公十六年已嗣父為司馬。事見左傳。逮鄭繻公被弑之歲。積八十四年。即令其為司馬時。年才及冠。亦已百餘歲。其不相及審矣。

宋昭公時嘗為大夫。

史記孟荀列傳。漢書藝文志。並不云何時。今攷定當在昭公時。

案墨子仕宋。鮑彪謂當景公昭公時。戰國策宋策注非也。以墨子

前後時事校之。其為宋大夫。當正在昭公時。景公卒於魯

哀公二十六年。

見左傳。而史記宋世家及六國表。謂景公卒於魯悼公十七年。殊謬。

下距齊太公田

和元年。凡八十三年。墨子晚年及見田和之為諸侯。則必不能仕於景公時。審矣。

嘗南遊使於衛。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數百人處於前。數百人處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為不若畜士之安也。本書貴義篇。案此不詳何年。據云使於衛。或仕宋時奉宋君之命而使衛也。昭公末年。司城皇喜專政劫君。

韓非子內儲說下篇云：戴驩為宋大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又外儲說右下



篇云司城子罕殺宋君而奪政。

說疑篇云司城子罕取宋又二柄篇云子罕劫宋君韓詩外傳七史記李

斯傳上二世書淮南子道應訓說並同說苑君

司城子罕當即皇喜

梁本

履繩左通說春秋時名喜者多以罕為字見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王應麟謂即左傳

之樂喜則非也樂喜宋賢臣無劫君之事且與墨子時不相直史記索隱已辯之矣呂

氏春秋召類篇說前子罕相宋平元景三公亦不逮昭公

梁玉繩史記志疑謂後子罕蓋子罕之後以字為氏非是

不載史記鄒陽傳稱子罕囚墨子以墨子年代校之前不

逮景公後不逮辟公所相直者惟昭公悼公休公三君呂

氏春秋召類篇高注云春秋子罕殺昭公攷宋有兩昭公

一在魯文公時與墨子相去遠甚一在春秋後魯悼公時

與墨子時代正相當子罕所殺宜為後之昭公惟高云春

秋時則誤并兩昭公為一耳宋世家雖不云昭公被弑然

秦漢古籍所紀匪一高說不為無徵賈子新書先醒篇韓

詩外傳六並云昭公出亡而復國而說苑云子罕逐君專

政或昭公實為子罕所逐而失國因誤傳為被殺

李斯韓嬰淮南

王書竝云劫君劫亦即謂逐也

亦未可知宋世家於春秋後事頗多疏略如

宋辟公被弑見索隱引紀年而史亦不載是其例矣

而囚墨子

史記鄒陽傳云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云漢書作

子母不知子母是何人文穎云子母子罕也文選鄒陽獄

中上書自明亦作子母注引文穎說同又云母音任善云

未詳母不得有任音疑史記信字漢書文選竝作任此或校異文云信作任誤作母音任也

新序三亦作子母

蓋皆子罕之誤

老而至齊見太王田和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

可謂利乎太王曰利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

乎太王曰利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太王曰刀受



過ハ禍ノ誤。

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殺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太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本書魯問篇。北堂書鈔八十三引新序。有齊王問墨子語。蓋亦太公田和也。此皆追稱爲王。當在命爲諸侯以後事。齊將伐魯。墨子謂齊將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同卒蓋在周安王末年。當八九十歲。案墨子卒年無攷。以本書校之。親士篇說吳起車裂事。在安王二十一年。非樂篇說齊康公興樂。康公卒於安王二十三年。自是以後。更無所見。親士篇有孟賁所染篇。有宋康王皆後人增益。非墨子所逮聞也。則

墨子或卽卒於安王末年。安王二十六年崩。距齊康公之卒僅三年。葛洪神仙傳載。墨子年八十有二。入周狄山學道。其說虛誕不足論。然墨子年壽必逾八十。則近之耳。互詳年表。所著書。漢劉向校錄之。爲七十一篇。漢書藝文志。案墨子書。今存五十三篇。蓋多門弟子所述。不必其自著也。神仙傳作十篇。荀子楊注作三十五篇。並非。

墨子年表第二

史遷云。墨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史記孟荀傳。劉向云。在七十子之後。史記索隱引別錄。班固云。在孔子後。漢書藝文志。蓋後漢書本傳注。引衡集論圖緯虛妄疏云。本劉歆七略。張衡云。當子思時。後漢書本傳注。引衡集論圖緯虛妄疏云。出仲尼後。馱說外語。無可質定。近代治墨子書者。畢沅以爲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既失之。太後汪中沿宋鮑彪之說。鮑說見戰國策宋策注。謂



仕宋得當景公世。又失之太前。

宋景公卒於魯哀公二十六年。見左傳。史記六國年表書景公卒於貞王

十八年。即魯悼公十七年。遂滅昭公之年。以益景公。與左氏不合。不可從也。據本書及新序。墨子嘗見田齊太公和。有問答語。田和元年上距宋景公卒年。凡八十三年。即令墨子之仕適當景公卒年。年才弱冠。亦必逾百歲前後方能相及其可信乎。殆皆不攷之過。竊以今五十三

篇之書。推校之。墨子前及與公輸般魯陽文子相問荅。

見貴義魯問。而後及見齊太公和。

見魯問篇田和為諸侯。在安王十六年。與齊康公

興樂。

見非樂上篇。康公卒於安王二十三年。

楚吳起之死。

見親士篇。在安王二十一年。上距孔

子之卒。

敬王四十四年。

幾及百年。則墨子之後孔子蓋信。審覈

前後。約略計之。墨子當與子思並時而生。年尚在其後。

子思生於魯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也。下及事魯穆公。年已八十餘。不能至安王也。史記孔子世家謂子思年止六十二。則不得及穆公。近代譜牒書或謂子思年百餘歲者。並不足據。當生於周定王之初年。而卒於安王之季。蓋八九

十歲。亦壽考矣。其仕宋。蓋當昭公之世。鄒陽書云。宋信子

罕之計。而囚墨翟。

史記本傳。

其事他書不經見。秦漢諸子多

言子罕逐君。高誘則云子罕殺昭公。

呂氏春秋召類篇注。

又韓子說

皇喜殺宋君。

內儲說上。

子罕與喜當即一人。竊疑昭公實被

放殺。而史失載。墨子之囚。殆即昭之末年事。與先秦遺聞

百不存一。儒家惟孔子生卒年月。明著於春秋經傳。然尚

不無差異。七十子之年。孔壁古文弟子籍所傳者。亦不能

備。外此則孟荀諸賢。皆不能質言其年壽。

元人所傳孟子生卒年月。臆撰不足據。

豈徒墨子然哉。今取定王元年迄安王二十六年。凡九十

有三年。表其年數。而以五十三篇書。關涉諸國。及古書說

墨子佚事。附著之。

史記六國年表。魯哀悼。宋景昭。年與左傳不合。今從左傳。本書貴義篇。墨子嘗使衛。年代無攷。他無與衛事相

涉者。又墨子當春秋後。非攻下篇。節葬下篇。並以齊晉楚越為四大國時。燕秦尙未大興。墨子亦未至彼國。今並不列於表。

雖不能詳。埒猶

瘡於馮虛。臆測。舛繆。不驗者。爾。















廿三	廿四	安王	二	三	四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七 <small>魏文侯廿二年。韓景侯六年。趙烈侯六年。始命爲諸侯。</small>	十八 <small>魏韓七。趙七。</small>	十九 <small>魏韓八。趙八。</small>	廿 <small>魏韓九。趙九。</small>	廿一 <small>魏韓六。趙六。</small>	廿二 <small>魏韓七。趙七。</small>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悼公	元	三	四	五	六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元悼王	元	元	元
五	六	悼王	元	元	元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實被弑。因墨子。即其季年事。	公輸若。公輸般爲楚造雲梯。將攻宋。墨子至鄆。說止之。當在惠王時。蘇時學謂即此年聲王圍宋時事。非是。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廿三 <small>魏韓三。趙三。</small>	廿四 <small>魏韓四。趙四。</small>	廿五 <small>魏韓五。趙五。</small>	廿六 <small>魏韓六。趙六。</small>	廿七 <small>魏韓七。趙七。</small>	廿八 <small>魏韓八。趙八。</small>	廿九 <small>魏韓九。趙九。</small>
八	九	十	十一 <small>和四。伐魯取最。</small>	十二	十三	十四
七	八	元休公	元	元	元	元
廿六	廿七 <small>鄭人。弑緡公。</small>	元康公	元	元	元	元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廿	廿一

魯閔爲。魯陽文君曰。鄭人三世殺君。或謂指哀幽。繆三君。然與文君年不合。

黃式三謂。魯陽文君將攻鄭。在此年。未。齊伐魯。或即魯閔爲三侵魯地事。







墨學傳授攷第三

呂不韋曰。孔墨徒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尊師又曰。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當染蓋墨學之昌。幾埒洙泗。斯亦盛矣。公輸篇墨子之說楚王曰。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淮南王書亦謂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服役即徒屬。韓非子五蠹篇云。仲尼為服役者七十人。即指七十子而言。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新語思務篇云。墨子之門多勇士。而荆吳起之亂。墨者鉅子孟勝以死為陽城君守。弟子死者百八十五人。則不韋所述。信不誣也。獷秦隱儒。墨學亦微。至西漢。儒復興。而墨竟絕。墨子既蒙世大詬。而徒屬名籍亦莫能紀述。惟本書及先秦諸子略紀其一二。今彙集之。凡得墨子弟子十五人。附存再傳弟子三人。三傳弟子一人。治墨。而不詳其傳授系

穢秦ハ墨秦ト云フガ如シ、隱儒ハ儒故ヲ掩蔽シテ、之ヲ用ヒザルヲ云フ。  
彙集ハ鳩集ナリ。

次者十三人。襍家四人。大都不逾三十餘人。傳記所載。盡於此矣。彼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而姓名漸滅。與艸木同盡者。殆不知凡幾。嗚呼。怖已。

墨子弟子

禽子名滑釐。

本書公輸篇。案司馬貞史記索隱。成玄英莊子疏。並以滑釐為字。非是。滑釐。呂氏春秋當染篇作滑釐。尊師篇作滑黎。列子楊朱篇作骨釐。漢書古今人表。及列子釋文。並作屈釐。漢書儒林傳。作滑釐。疑正字。當作屈釐。詳公輸篇。與田子方。段干木。吳起。受

業於子夏。

史記儒林傳。後學於墨子。呂氏春秋當染篇。盡傳其學。與墨

子齊偁。

莊子天下篇。以墨翟禽滑釐並傳。禽子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黎

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墨子甚哀之。乃具酒脯。寄於太山。據

茅坐之。以醢禽子。禽子再拜而嘆。墨子曰。亦何欲乎。禽子再

拜。再拜曰。敢問守道。

本書備梯篇。又曰。由聖人之道。鳳鳥之不出。

諸侯畔殷周之國。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



小國爲之奈何。墨子曰：何攻之守？禽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蛾傅，輶輻，軒車，敢問守此二者奈何？本書備城門篇 墨子遂語以守城之具六十六事。李筌太白陰經守城具篇 六十六事一作五十六事，今本書備城門以下十餘篇皆其語也。楚惠王時，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自魯至郢，止之，使禽子諸弟子三百人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楚卒不攻宋。本書公輸篇 禽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黼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身先於天下，故化隆。

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邱，酒池，肉林，宮牆文畫，雕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璋，婦女優倡，鍾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邪？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子曰：善。說苑反質篇 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爲仁。太山之上，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則



生松柏下生黍苗莞蒲水生龜鼈魚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終不責德焉故翟以地爲仁燕文類聚地部引本書禽子問曰多言有

益乎墨子曰蝦蟆蛙黽日夜而鳴舌乾楫然而人不聽之今鶴鷄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太平御覽言語部引

楊朱後於墨子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

子相反荀子王霸篇楊注殷敬順列子釋文墨子兼愛上同右鬼非命而揚朱

非之淮南子禽子與之辯論荀子注列子釋文禽子問楊朱曰去

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

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

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

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

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

夫子ハ楊朱ヲ云フ一節ハ一肢ト云フガ如シ

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

一物柰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以子之言問

老聃闕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

列子楊朱篇列子又云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禽骨蓋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此與墨學無與附著於此

高石子墨子弟子墨子使管黔敖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

甚厚設之於卿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

見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

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爲狂乎墨子曰

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關叔關管之借字辭三公

東處於商蓋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

翟聞之爲義非避毀就譽去之苟道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



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爵祿，則是我為苟啗人食也。墨子說而召禽子曰：姑聽之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本書耕柱篇

高何齊人學於墨子。呂氏春秋尊師篇

縣子碩。呂覽碩作石字通與高何皆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墨

子為天下名士顯人。呂氏春秋尊師篇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墨子曰：為

義孰為大務？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

能欣者欣。欣讀為論然後牆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

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本書耕柱篇

公尙過。呂氏春秋高義篇尙作上墨子弟子。呂覽高義篇墨子南遊使於衛，關中

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尙過曰：憍曲直

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天子，其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本書貴義篇墨子遊公尙過於越，公尙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尙過曰：子之師苟有至越而教寡人，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本書魯問篇作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尙過許諾，遂為公尙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以封子。據本書魯問篇補呂氏春秋作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尙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



賓萌ハ人民ヲ云フ。

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糶也。義糶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呂氏春秋高義篇。本書魯問篇略同。

耕柱子。墨子弟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愈於人乎。墨子曰：我將上太行，駕驥與羊，子將誰毆。耕柱子曰：將毆驥也。墨子曰：何故毆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墨子曰：我亦以子爲足以責。墨子游耕柱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墨子曰：未可知也。母幾何而遺十金於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墨子曰：果未可知也。本書耕柱篇。

魏越。墨子弟子。墨子使之游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孰先語。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洏，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本書魯問篇。

隨巢子。墨子弟子。漢書藝文志。梁玉繩云：隨巢當是氏，或謂氏隋名巢，無據。詒讓案：隋經籍志：隨巢子注云：巢似墨翟弟子，則以巢爲名。

墨子之術尚儉。隨巢子傳其術。史記自序正義引章昭說。著書六篇。漢書藝文志。

胡非子。廣韻十一模云：胡非復姓。齊胡公之後，有公子非，因以胡非爲氏。梁玉繩云：則胡非子齊人也。詒讓案：隋經籍志：胡非子注云：非似墨翟弟子，則亦以非爲名。

墨子弟子著書三篇。漢書藝文志。

管黔激。墨子弟子。本書耕柱篇見前。

高孫子。墨子弟子。本書魯問篇見後。

治徒娛。墨子弟子。本書耕柱篇見前。



跌鼻。墨子弟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爲善者賞之，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知乎？墨子曰：雖使我有病，鬼神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入？本書公孟篇曹公子墨子弟子，墨子仕曹公子於宋，三年而反。睹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弗得祭祀鬼神。今而以夫子之故，家厚於始也，有家享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壽祿，而以讓賢也，多財而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黍拊肺之爲欲哉？今子處高壽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

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百怪之鬼，豈可哉？本書魯問篇

勝綽，墨子弟子。墨子使勝綽事齊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斬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本書魯問篇

案曹公子及勝綽二人，皆游墨子之門，而以違道見責，蓋未能傳其術者。今以附於諸弟子之末。

彭輕生子問墨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墨子曰：藉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



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駑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墨子曰。焉在不知來。書本

魯問篇

孟山譽王子閭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閭。斧鉞鉤要。直兵當心。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閭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又況於楚國乎。遂死而不爲。王子閭豈不仁哉。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而反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同上

弦唐子。本書貴義篇見前。

案以上三人。並見本書。是否墨子弟子。無可質證。謹附綴於此。以備攷。

墨子再傳。禽子弟子

許犯學於禽滑釐。呂氏春秋當染篇

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釐。爲天下名士顯人。呂氏春秋

尊師篇

墨子再傳。胡非子弟子

屈將子。案屈爲楚公族著姓。屈將子疑亦楚人。好勇聞墨者。非鬪帶劍危冠。往見胡

非子。劫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鬪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

則死。胡非子爲言五勇。屈將說稱善。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請

爲弟子焉。太平御覽四百九十二。四百三十七。引胡非子五勇之論甚詳。見後胡非子佚文。此不備錄。

墨子三傳。許子弟子

田繫學於許犯。顯榮於天下。呂氏春秋當染篇

墨氏名家。傳授不可攷者。附鉅子。



田俅子。

漢書莒文志

俅一作鳩。

鳩俅音近馬驢梁玉繩並以爲一人是也

齊人學墨子之術。

呂氏春秋首時篇淮南子道應訓高注

田鳩欲見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

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

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

呂氏春秋首時篇淮南子道應訓云出舍喟然而嘆告

不襲下トハ、卑賤ヨリ順順ニ、上ラザルコトナ云フ。

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

今韓子諷令今據盧文昭顧廣圻校正

明將也而

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城胥渠

公孫宣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

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

屯伯、州部ハ、皆小吏ノ名稱ナリ。無他故異物トハ、外ノ理由アルニ非ズト云フコト。

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

詞眩乎辯說不試於屯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

由是觀之夫無屯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

令字ハ衍、文衣ハ文繡ノ衣ヲ云フ。

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節裝。

文衣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

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

薰桂椒之櫃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櫃而

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櫃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

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用。

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

其文忘其用。

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著書三篇。

相里子。

名勤。

南方之墨師也。

韓非子顯學篇元和姓纂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司馬彪云墨師也姓相里氏攜少子李連逃居相城因爲相里氏李連玄孫相里勤見莊子案此疑唐時譜牒家之妄說恐不足據



爲三墨之一。韓非子顯學篇著書七篇。姓纂引韓子云相里子古賢也。著書七篇。案韓子無此文。漢書藝文志墨家亦

無相里子書。姑存以備攷。

相夫氏。韓非子顯學篇。元和姓纂二十陌。有伯夫氏。引韓子云。伯夫氏墨家流也。則唐本相或作伯。或當作柏。與相形近。亦三墨之

一。

鄧陵子。南方之墨者。誦墨經。莊子天下篇。案姓纂云。楚公子食邑鄧陵。因氏焉。據此。則鄧陵子蓋楚人。亦

三墨之一。韓非子顯學篇有著書。姓纂云。鄧陵子著書見韓子。案韓子亦無此文。

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

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墨離爲三。

苦獲。南方墨者。莊子天下篇。釋文引李頤云。苦獲已齒。下篇。

己齒。南方墨者。莊子天下篇。釋文引李頤云。苦獲已齒。二人姓字也。案姓字當作姓名。疑並楚人。

相里氏弟子。莊子天下篇。陶潛集聖賢羣輔錄。案五侯蓋姓五。五與伍同。古書伍子胥。姓多作五。非五人也。相里勤。弟子。與

五侯子。莊子天下篇。陶潛集聖賢羣輔錄。案五侯蓋姓五。五與伍同。古書伍子胥。姓多作五。非五人也。

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

相謂別墨。莊子天下篇。

案墨經。即墨辯。今書經說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蓋即相

里子。鄧陵子之倫。所傳誦而論說者也。

又案陶潛集聖賢羣輔錄。末附載三墨云。不累於俗。不

飾於物。不尊於名。莊子天下篇。作不苟於人。不伎於眾。此宋劔尹文之

墨。劔當從莊子作鉞。即孟子之宋輕也。裘褐爲衣。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

爲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誦墨經。而背誦不同。相爲

別墨。以堅白。此亦本莊子。而文義未全。豈僞託者。失其句讀。抑傳寫有挽誤邪。此苦獲。己齒。鄧

陵子之墨。此別據莊子天下篇。爲三墨。與韓非書殊異。

北齊陽休之所編陶集。即有此條。宋本陶集宋庠後記云。八儒三篇。二條。此似後人妄加。非陶公本意。攷莊子。本以宋鉞尹

文。別爲一家。不云亦爲墨氏之學。以所舉二人學術。大略



攷之其崇儉非鬪雖與墨氏相近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墨翟宋鉞並稱而師承

實迥異乃強以充三墨之數而韓非所云相夫氏之墨者

反置不取不知果何據也宋鉞書漢書藝文志在小說家

云黃老意尹文書在名家今具存其大道上篇云大道治

者則名法儒墨自廢又云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

墨者謂之不善人則二人皆不治墨氏之術有明證矣

近俞正燮癸巳類稿墨學論亦以宋鉞為墨徒誤與羣輔錄同羣輔錄本依託不出淵明而此條

尤疏謬今不據補錄

我子六國時人元和姓纂引風俗通為墨子之學著書二篇漢書藝文志顏注引劉向

別錄廣韻二仙云纏又姓漢書藝文志有纏子著書案漢志無纏子此誤修墨子之業以教於世儒有

董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篤而庸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

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並不為墨子所修勸善兼愛

則墨子重之意林引纏子纏子與董無心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

佑鬼神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董子難以堯舜

不賜年桀紂不夭死論衡福虛篇著書一卷林意

墨家鉅子

莊子天下篇說墨云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

其後世郭象注云巨子最能辯其所是以成其行釋文巨

向秀崔譔本作鉅向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為鉅子若儒

家之碩儒呂氏春秋上德篇云墨者以為不聽鉅子不察

又有墨者鉅子孟勝田襄子腹䟽三人高誘以鉅子為人

姓名非也以莊呂二子所言推之墨家鉅子蓋若後世儒

家大師開門授徒遠有端緒非學行純卓者固不足以當

呂氏春秋ノ墨者以為不聽鉅子不察ノ不察ハ原文ノ下旬ニ屬スベキ者ナレバ除クベシ



之矣。

孟勝爲墨者，鉅子善荆之陽城君。高注云：鉅子孟勝二人，人學墨道者也，非是。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案即悼王。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高注云：二

還沒頭云云ハ孟勝ヨリ  
毛前ニ戰死シタルコト

人孟勝之弟子也。

孟勝死，弟子死之者八十三人。二人

舊本無此二字，畢校補。

以

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不舊本譌，當畢校正。遂反死之。呂氏春秋上德篇。

案吳起之死，在周安王二十一年時，墨子當尙在。

詳親士篇。

則孟勝、田襄子，或親受業於墨子，亦未可知。其爲鉅子，豈卽墨子所命爲南方墨者之大師者邪。孟勝之死也，必屬鉅子於田襄子，明以傳學爲重，亦若儒家之有師承宗派。佛氏之有傳授衣盃矣。

盃ハ鉢ト同シ。

田襄子，宋之賢者。孟勝死，荆陽城君之難，使弟子二人屬鉅子於田襄子。呂氏春秋上德篇。案田襄子言行無攷，說苑尊賢篇有衛君問田讓語，疑卽田襄子，附識以備攷。

腹齷爲墨者，鉅子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



醇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醇不可不行墨子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呂不韋曰。子人

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呂氏春秋去私篇高注云。鉅姓子通稱腹

孟勝弟子

徐弱。孟勝弟子。與孟勝同死。楚陽城君之難。見前。

墨氏。裸家。凡治墨術而無從攷其學業優劣及傳授端緒者。

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孟子滕文公上篇趙注。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

曰。吾固願見。今吾尙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

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

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

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慙然爲閒曰。命之矣。孟子滕文公上篇。

謝子。呂氏春秋去宥篇淮南子脩務訓高注云。謝姓也。子通稱。關東人也。學墨子之道。呂覽高注。說苑雜言。

篇作祁射子。梁玉繩。呂子校補云。祁乃地名。祁屬太原。正是關東。恐未塙。



唐姑果。淮南子脩務訓作唐姑梁高注云。唐姓名姑梁說苑襟言篇作唐姑。秦之墨者。淮南子高注云。秦大夫疑誤。

東方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淮南子說苑並云。惠王說之。惠王問唐姑果。

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淮南子作固權說以取少主。

淮南子作山東辯士。其爲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淮南子云後日復見逆而弗聽。謝子

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

不說遂辭而行。呂氏春秋去宥篇。

某翟鄭人兄緩呻吟裘氏之地。釋文云裘氏地名。祇三年而緩爲儒。

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莊子列禦寇篇郭注云翟

緩弟名案未詳其姓氏。案唐姑果媚賢自營違墨氏尙賢尙同之悖鄭人翟爭論

儒墨而殺其兄則亦非悌弟也故附於墨學禊家之末又

孟子告子篇趙注謂告子兼治儒墨之學其人無可攷本

少主ハ幼少無知ノ君主  
ヲ云フ謝子ハ心術不  
正其雄辯ヲ鼓シテ  
少主ヲ自由ニ籠絡ス  
故ニ油斷スベカラザル  
ヲ云フ少主ハ暗ニ惠  
ヲ斥セシナリ

呻吟トハ讀書吟詠ヲ云  
フ

自營トハ私利ヲ計ルコ  
ト

書公孟篇有告子亦恐非一人淮南子人閒訓云代君爲  
墨而殘許注云代君趙之別國不詳其名及時代則疑是  
趙武靈王子代君章。見趙世家。此並無可質證謹附識於此  
以備攷。



墨子閒詁後語上終

墨子後語下

墨子緒聞第四 墨學通論第五 墨家諸子鈎沈第六  
墨子緒聞第四

墨氏之學微矣。七國時。學者以孔墨並稱。孔子言滿天下。而墨子則遺文佚事。自七十一篇外。所見殊尠。非徒以其爲儒者所擯。絀也。其爲道瘠薄而寡澤。言之垂於世者。質而不華。務申其意。而不馳騁其辭。故莊周謂其道大穀。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而楚王之間田鳩。亦病其言多。而不辯。田鳩荅以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用。韓非子外儲說上左蓋孟荀之議未興。世之好文者。固已弗心慊矣。秦漢諸子。若呂不韋。淮南王。書所采摭。至博。至其援舉墨子之言。亦多。本書所已見。絕

心慊トハ満足スルコト。



集語ハ宋ノ薛據ノ孔子  
集語ヲ云フ、孫星衍更  
ニ之ヲ補ウテ、十七卷  
トナス。

無異聞。然孔氏遺書。自六藝外。緯候之誣。家語孔叢之偽。集語之襍。眞贗糅莠。不易別擇。而墨氏之言行。以誦述者少。轉無段託傳益之弊。則其僅存者。雖不多。或尙稿然可信。與今采本書之外。秦漢舊籍所紀。墨子言論行事。無論與本書異同。咸爲甄緝。或一事而數書並見。亦悉附載之。以資讐勘。而七十一篇佚文。則畢氏所述略備。固不勞綴錄也。

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北堂書鈔八十三。太平御覽六百七引新序。案齊王當卽齊太王。此與意林引本書佚文略同。而文較詳。故錄之。說苑反質篇。又有禽滑釐問墨子語。畢氏已采入佚文。今不錄。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說。百姓不親。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

欽曰ノ歟ハ、字義不明、  
和刻本、對ニ作ル。

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斂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兵甲。不威人以眾彊。故天下皆欲其彊。德行教訓加於諸侯。慈愛利澤加於百姓。故海內歸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羣徒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斂之人行。侵大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甲兵。威人以眾彊。故天下不欲其彊。災害加於諸侯。勞苦施於百姓。故讐敵進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百姓不與。元稹本譌與。據盧文弨校正。公曰。然則何若。欽曰。請卑辭重幣。以說於諸侯。輕罪省功。以謝於百姓。其可乎。公曰。諾。於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爲人。而失在



不爲與トハ、與國トナ  
ラザルナ云フ。

人之故相知云ハ、脱誤  
アリテ、文義明ナラズ。  
孫星衍ノ晏子音義ニ、  
曰ク、嫌ニ其知ニ情實  
ト、高國ハ齊國ノ二卿  
ナリ。

爲己元本扱在字據 爲人者重孫星衍校增 自爲者輕景公自爲而小國不  
爲與爲人而諸侯爲役則道在爲人而行在反己矣 黃以周  
得之晏子春秋 故晏子知道矣內篇問上 云行蓋

景公與晏子立于典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有扱。晏子歸，負載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公自治國，身弱于高國，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蠶桑豢牧之處不足。元本收譌收據 絲蠶於燕，牧馬于魯，共貢入朝。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晏公知窮矣。晏子春秋內篇樸 上右墨子遺說。

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胡不已也。公輸般曰：不可。吾既以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此爲竊疾耳。汪繼培云：一作必竊疾矣。 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溢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楨、枏、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請無攻宋。甄文類聚八十八引尸子：又太平御覽三百三十六引尸子云：般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請獻十金，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再拜。本書公輸篇文略同。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



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人。宋本作王。吳師道云。一本作生。唐武后人字。黃丕烈云。公輸篇文略同。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曰。聞公為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眾。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鮑彪本短作短。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鼃鼃。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楛柎豫樟。鮑本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臣宋本作惡。黃云。即患字。案惡武后臣字。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戰國策 宋策

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義。則曷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舊本脫公輸般三字。畢沅據御覽三百二十校補。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輟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呂氏春秋愛類篇。案呂氏春秋慎大覽高注云。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守備。墨子九下之。諸書並止言輸攻墨守。惟此注更有輸守墨攻事。不知何據。謹附識於此。



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往。舊本脫王念孫  
據北堂書鈔補 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裳裹足。裂下舊本衍衣 至於  
字王據書鈔刪 郢。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  
今從宋本正 乎。亡其苦眾勞民。亡宋本 頓兵剄銳。剄舊本作挫 負天下以  
今從宋本正 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  
又且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  
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爲雲梯之械。爲字舊本脫  
據宋本補 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  
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  
之。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淮南子  
脩務訓 公輸般爲雲梯之械。將攻宋。墨翟行。自齊行。十日夜。至郢。  
獻千金於般。曰。北方有侮臣者。願子殺之。般不悅。曰。吾義

固不殺人。墨子再拜曰。吾聞子之梯以攻宋。楚有餘於地。  
不足於民。殺所不足。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不  
可謂仁。子義不殺少。而殺眾。不可謂知類。般子服。翟曰。何  
不已乎。曰。既言之王矣。曰。何不見吾於王。遂見之。墨解帶  
爲城。以裸爲械。般設九攻。而墨九卻之。般誦而曰。吾知所  
以距子矣。問其故。墨曰。般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則宋莫能  
守。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持臣守器。在宋城上。以待  
楚矣。王曰。請無攻宋。洛宮舊  
事二 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  
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  
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  
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



請過進曰百種ノ上下ニ  
脱文アリテ不明、今假  
ニ進曰百種ヲ進粟百鍾  
トナス。  
以待官舍云云十三字不  
明。

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舊校云。一作裹。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高注云。賓客也。萌民也。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舊校云。一作愛。其國是。舊校云。一作退。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畢云。兩翟字。當是翟字之誤。雖於中國亦可。呂氏春秋高義篇。本書魯問篇文略同。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是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請過。此上下有脱文。進曰百種。疑當作進。粟百鍾。以待官舍人不足，須天下之賢君。墨子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余注云。時惠王在位已五十年矣。魯陽文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為禮。母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書社五里。疑當作五百里。封之，不受而去。洛宮舊事二。案首數語與貴義篇及文選注所引

觀ハ轆端ノ楨木ナリ。

服役ハ門弟子ヲ云フ、  
化之所致也ハ、其教化  
ノ力ナリト云フコト。

本書佚文略同見附  
錄。右墨子遺事。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爲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輓，拙爲鳶。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淮南子齊俗訓云。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論衡儒增篇云。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爲鳶，飛之三日而不集。案本書魯問篇說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鳶。與此略同。疑傳聞之異。

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張注云。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自謂能之極也。

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裁而時執規矩。列子湯問篇。案東門賈蓋班輸弟子。故云以告二子。或謂亦墨子弟子非是。

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淮南子泰族訓。案主術訓又云。孔丘墨翟脩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爲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與此小異。



墨子見歧道而哭之。

呂氏春秋疑似篇高注云。為其可以南。可以北。言乖別也。賈子新書審微篇云。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

千里也。案荀子王霸篇又云。楊朱哭衢塗。蓋傳聞之異。

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

淮南子說山訓。史記鄒陽傳云。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又說山訓高注云。墨子尚儉。不好樂。縣名

朝歌。墨子不入。

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

呂氏春秋貴因篇高注云。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為之。因荊王之所欲也。

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且而問焉。

呂氏春秋博志篇。

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故不聽也。

七命李注引尸子。右墨子瑣事。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為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

十篇。號為墨子。世多學者。與儒家分途。務尚儉約。頗毀孔子。

有公輸般者。為楚造雲梯之械。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詣楚。脚

壞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而說之。曰。子為雲梯。以

攻宋。宋何罪之有。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

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

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彊。公輸般曰。吾不可以已。言於王矣。墨

子見王曰。於今有人。捨其文軒。鄰有一弊輿。而欲竊之。舍其

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

為何若人也。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翟曰。楚有雲夢之麋鹿。

江漢之魚龜。為天下富。宋無雉兔。鮒魚。猶梁肉與糟糠也。楚

有杞梓豫章。宋無數丈之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聞大

王更議攻宋。有與此同。王曰。善哉。然公輸般已為雲梯。謂必

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為城。以幘為械。公輸般乃設

夜親見云。トハ夢ニ見ルコトナク。

因也トハ、荊王ノ嗜好ニ因リテ、其說ヲ進メント欲スルナリ。

朝歌ハ地名ナルモ、已ニ歌名ヲ負フ、故ニ之ヲ避ク。



攻城之機。九變而墨子九拒之。公輸之攻城械盡。而墨子之守有餘也。公輸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之意。不過殺臣。謂宋莫能守耳。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禦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乃止。不復攻宋。墨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遊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想像神仙。於是數聞左右山閒有誦書聲者。墨子臥後。又有人來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見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

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聰明。得此便成。不復須師。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爲五行記。乃得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遵。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十許人。周游五嶽。不止一處。葛洪神仙傳。右附。

案墨子法夏宗禹。與黃老不同術。晉宋以後。神仙家妄撰。墨子爲地仙之說。於是墨與道乃合爲一。阮孝緒七錄有。

墨子枕中五行要記一卷。五行變化墨子五卷。隋志並云。梁有。

今亡。案抱朴子內篇遐覽云。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鈔取其要。以爲一卷。葛氏所說甚詳。蓋五行變化。卽五卷之全書。要記卽劉安所鈔一卷也。隋書經籍志醫方類有墨子枕中五行記要一卷。宋史藝文志神仙類有太上墨子枕中記二卷。皆卽是書。抱朴子神仙金鈞經。又載墨子丹法。蓋皆道家僞託之書。五代史唐家人傳云。魏州民自言有墨子術。能役鬼神。化丹砂水銀。卽此術也。蓋卽葛傳所謂五行記者。

明鬼之論。忽變爲服食練形。而七十一篇之外。又增金丹

服食ハ、長生不死ノ藥  
ヲ飲用スルコト、練形  
ハ長生不死ナランガ爲  
ニ、身體ヲ練ルコト。



榛蕨（樸ト同シ）妄ニ編録スルヲ云フ。

肥造ノ肥ハ、臆ト同ジ。

肇端（端ニ通ズ）二字、皆ハジメト訓ズ。

陶弘景ハ梁（南朝）人ニシテ眞誥二十卷ヲ著ス。

變化之書斯皆展轉依託不可究詰。魏晉之間俗尚浮靡。嫁名偽冊。榛蕨編錄。此亦其一矣。開元占經引墨子占疑亦段託。稚川之傳。惟與公輸般論攻守事。見本書。餘皆肌造不足論。以其晉人舊帙。姑錄附於末。以識道家不經之談。所由肇端。至於年代彌遠。詭說日孳。生有夢鳥之徵。伊世珍瑯嬛記引賈子說林中赤鳥入室。驚覺。生鳥遂名之。其說謬妄。不足辯。說林古亦無是書。蓋卽世珍所肌撰也。終以服丹而化。陶弘景眞誥墨狄子服金丹而告終。若茲之類。誣誕尤甚。今無取焉。

墨學通論第五

春秋之後。道術紛歧。倡異說以名家者十餘。然惟儒墨爲最盛。其相非亦最甚。墨書既非。儒家亦闕。楊墨楊氏晚出。復擯儒墨而兼非之。然信從其學者少。固不能與墨抗行也。莊周曰。兩怒必多。溢惡之言。人問世篇。況夫樹一義以

藥禍ハ、目標又ハ表識ヲ云フ。

何傷於日月トハ、孔子ヲ以テ日月ニ比スルナリ、論語子張篇ヲ見ヨ。

縛一ノ縛ハ專ト同ジ。

暖姝ハ莊子徐無鬼篇ニ見ハレタル假説的人物ニシテ、學問ノ寡薄ナル者ヲ云フ。

爲藥榻而欲以易舉世之論。沿襲增益。務以相勝。則不得其平。豈非勢之所必至乎。今觀墨之非儒。固多誣妄。其於孔子。亦何傷於日月。而墨氏兼愛。固諄諄以孝慈爲本。其書具在。可以勘驗。班固論墨家亦云。以孝視天下。是以尙同。而孟子斥之。至同之無父之科。則亦少過矣。自漢以後。治教傳一。學者咸宗孔孟。而墨氏大絀。然講學家剽竊孟荀之論。以自矜飾。標識綴文之士。習聞儒言。而莫之究察。其於墨也。多望而非之。以迄於今。學者童卯治學業。至於皓首。習斥楊墨爲異端。而未有讀其書。深究其本者。是暖姝之說也。安足與論道術。流別哉。今集七國以選於漢。諸子之言。涉墨氏者。而殿以唐昌黎韓子讀墨子之篇。條別其說。不加平議。雖復申駁襍陳。然否錯出。然視夫望而非之者。固較然其不同也。



稗ハ暨ト同シ、及アト訓ズ。

盆及ビ鼓ハ當時ノ景名ナリ。  
一而云トハ一種ゴトニト云フ意味、以時別トハ、生育シテ母ト分ルルコト、若烟海トハ烟ノ海チ覆フガ如ク多キチ云フ。

夫有餘ノ有餘ハ衍文。

非將墮之云云トハ、墨子チ好ミテ攻撃スルニ非ズ、如此非難アルハ、墨子ノ論ノ免レザル所ナリト云フコト。  
瘠則不足欲トハ、麤食惡食ノ如キ儉薄ナルコトニテハ、人ノ慾望チ刺激シテ、善行チ爲サシムルニ足ラザルチ云フ。

能不能云云ハ、人物ノ才能ニ適スル官職チ授クル能ハザルモノチ云フ。  
敖然ハ然然ト同シ、焚燒ノ形容詞。

而焦天下矣ハ、而天下焦矣ト同シ。

至後世文士。泉講學家之論。則不復甄錄。世之君子。有秉心敬恕。精究古今學業純駁之故者。讀墨氏之遺書。而以此篇證其離合。必有以持其是非之平矣。  
論無所發明。及荀韓諸子。難節葬兼愛之論。而未明斥墨子者。今並不錄。  
秦漢諸子及史傳。涉儒墨者甚夥。華文記

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楊注云。獲讀爲穫。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後葷菜百蔬。以澤量。然後六畜禽獸。一而剗車。楊云。剗與專同。滿一車。鼃鼃魚鼈鱸鱸以時別。一而成羣。然後飛鳥鳧鴈若烟海。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

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蹙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若是則不威不威。則賞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燒若焦。楊云。敖讀爲熬。墨子雖爲之衣褐帶索。嚙菽飲水。惡能足之乎。楊云。嚙與啜同。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爲之不然。知夫爲



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鑄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楊云。銅與彫同。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眾人徒備官職。漸慶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是于也。故其賞行。楊云。是于猶言于是。言生民所願欲皆在于是也。說苑亦作是于也。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是于也。故其罰威。賞行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汭汭如河海。楊云。汭讀爲湧。水多貌也。暴暴如山丘。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楊云。大讀爲秦。優秦也。撞鐘擊鼓而和。詩

舉ハ皆ト同ジ。  
是于ハ于是ト同ジ。

汭汭ハ水ノ多キ貌、暴暴ハ卒然トシテ起ル貌、使有功ハ、使而功トナスベシ、人民皆上ノ政令ニ服從使用セラレテ、各々其功ヲ奏スルコト。

詩曰云云ハ周頌執競ニ在リ、瓊瓊嗶嗶、皆聲和スルノ貌、穰穰ハ多キコト、簡簡ハ大ナルコト、反反ハ順習ノ貌、來反ハ來リ復スルコト、頓萃ノ頓ハ困頓、萃ハ頓ニ通ズ、疲勞スルコト。詩曰ハ、小雅節南山ナリ、天方二類ニ禍ヲ下シテ、喪亂甚ダ多シ、故ニ民ハ皆相弔シテ、祝賀ノ一言モ之ヲ述ブル者ナシ、然ルニ時ノ大臣ハ、曾テ善政ヲ施キテ、此喪亂ヲ止ムルナキハ、嘆息ノ至リナラズヤ。

詔ハ諛ノ誤。

廉ハ聲纖小ナルコト、肉ハ厚重ナルコト。

日鐘鼓嗶嗶。管磬瓊瓊。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謝庸云。管磬瓊瓊。元刻作磬筦將將。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尙儉而彌貧。非鬪而日爭。楊云。墨子有非攻篇。非攻即非鬪也。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楊云。萃與頓同。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謂也。荀子富國篇。右難節用。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謬。謝庸云。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書作綸而不息。此作詔乃諛之訛。莊子人間世篇氣息菲然。向本作諛。亦同。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謝云。繁同。禮記作繁瘠。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



墨子非之奈何。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謝云。禮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史記同。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謝云。禮記齊作

審一トハ人聲ヲ審ニ定ムルコト、比物トハ樂器ヲ並列スルコト、飾節トハ聲音ノ高下疾除ヲ云フ。

行其綴兆トハ、樂人ガ各々其列ニ就クコト。

其齊ノ齊ハトトナフト訓ズ、禮記ノ齊ハ此ノ假字ナリ。

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之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莊肅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慢鄙賤矣。流慢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修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墨子曰。樂者聖王

序官トハ、王者ノ官制ヲ定ムルコトヲ云フ、修憲命ハ、音樂ヲ以テ國民ニ道德ヲ普及セシムルコト、審誅賞ハ、審



詩商ノ誤ニシテ、詩商ハ詩章ニ通ズ、大師ハ樂人ノ長官ナリ、

嬰軸ハ樂胃ト同シ、心傷ノ傷ハ傷ノ誤ニシテ、傷ハ傷ト同字、紳端章甫ハ禮裝ナリ、

成象トハ、歌舞ニ形ハルルチ云フ、

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入之心悲。帶甲嬰軸。歌於行伍。使入之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入之心淫。紳端章甫。舞詔歌武。使入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謝云。元刻作簫。管與禮記同。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謝云。元刻周旋作隨還。故樂行而志清。

樂合同トハ、音樂ノ效ハ人心ヲ融和スルコト、禮別異トハ、禮ノ效ハ秩序ヲ立ツルニア  
ルコト、幾遇刑也トハ、墨子チシテ先王ニ遇ハシメバ、刑ヲ免レ難キチ云フ、  
乃其德也ハ、乃斯聽也ノ誤ニシテ、音樂ヲ聽クコト、  
營ハ榮惑セラルル事、

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於樂。謝云。宋本作美善相樂。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學。無所營也。謝云。勉元刻作免。古通用。荀子樂論篇。右難非樂。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寡矣。俱以爲賢人。今問子。而不對。何也。晏子



曰。嬰聞孔子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弒君。非聖賢之行也。見非儒 下篇 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

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為白公。宋咸注云。史云。二年。此云十年。 是時魯哀公

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

謗毀聖人。虛造妄言。柰此年世不相值何。墨子曰。孔子至齊。見景公。公悅之。封之於尼谿。晏子曰。不可

夫儒浩居而自順。浩宋本作法。明刻本作浩。與非儒篇同。今從之。 立命而怠事。崇喪遂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學不可以導家。非儒篇作眾此疑誤。 公

曰善。見非儒 下篇 詰之曰。即如此言。晏子為非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

所以為政。晏子荅以禮。云。景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禮也。晏桓子卒。晏嬰斬衰枕草。苴絰帶杖。菅菲食粥。居於倚廬。遂哀三年。此又未有以異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為。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己。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見非儒 下篇 詰之曰。夫樹人為信己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然乎。記又曰。陳常弒其君。孔子齋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

審矣。墨子曰。孔子為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見非儒 下篇 詰之曰。若以季孫為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孫。季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孔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詰之曰云云トハ、司寇ハ相ノ下ナリ、故ニ孔子ガ季孫ノ命ヲ奉ズルハ、當然ノ事ナリ、然レドモ季孫ニ阿ネルト謂フベカラズ、若シ阿附スト云ハバ、女樂及ビ故囚ノ事ハ如何ト。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剝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見非儒下篇詰之曰。所謂厄者。沽酒無處。藜羹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爲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懼以亂衛。陽虎亂魯。佛肸以中牟叛。漆雕開形殘。見非儒下篇詰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爲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則有之矣。爲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有聖人。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爲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

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強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今本書無畢沅云。疑非儒上篇佚文。詰之曰。

按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孔子之聖也。上乃云。乃宋本作而。非聖賢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恃可也否。宋本作不然。則不然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畢云。疑非儒上篇佚文。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

也。小人有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汗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梁丘據問曰。晏子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



若人之衆トハ、世上衆人ノ間ト云フコト。

弟弟ハ悌道ヲ盡シタル弟ト云フコト。

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眾。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晏子春秋外篇作盈成適此疑誤。父之孝子。兄之弟弟也。其人尙爲孔子門人。尙晏子春秋作嘗古通。門人且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己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糧七日。何約乎哉。明刻本作故。據宋本正。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喪宋本作哀。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

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畢云疑非儒。上篇佚文。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爲引而同乎己。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曹明問子魚曰。觀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

荅曰。苟得其理。雖百墨。吾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矯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曹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伯諸侯乎。伯明刻作霸。今從宋本。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勸惰。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待氣鬱而疾。宋本作一食血氣不休。今從明刻本。與晏子春秋內篇問上合。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

孔子聖人云云ハ、孔子ノ如キ聖人モ、賢哲ナル門人ノ力ヲ假ルチ云フ。



冢田本ニハ、立車ヲ以テ兵車ノ誤トナシ、未能以聞者ノ未ノ下ニ有字ヲ補フ。

決妄不疑トハ墨子ノ妄ヲ決スルヲ得タルヲ云フ。絶哀云トハ、人ノ深情ヲ無視スルコト。

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眾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貴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妄不疑矣。孔叢子詰墨篇 右難非儒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而以偽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淮南子齊俗訓高注云三月之服夏后氏之禮 右難節葬

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爲務。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右鬼以爲人死輒爲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類以爲效驗。儒家不從以爲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然而博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

積浸流至トハ流弊ノ生スルヲ云フ。

劉子政ノ奏ハ漢書本傳ヲ見ヨ。

舉薄葬之奏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狐疑之議。外聞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信是謂死如生。閔死獨葬魂孤無副。丘墓閉藏穀物乏匱。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飲精魂。積浸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爲死人有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之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愚。信禍福者。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終。辯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爲據。則死無知之實可明。薄葬省財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儒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



業難齊同。故二家爭論。世無祭祀復生之人。故死生之義。未有所定。實者死人闇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無知之情。不可定為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窺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唯聖心賢意。方比物類。為能實之。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也。夫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為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為失實。失實之議。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益於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為驗。杜伯死人。如謂杜伯為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

欲厚而惡薄。以薄受死者之責。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乖錯。首尾相違。故以為非。非與是不明。皆不可行。  
王充論衡薄葬篇 右難

明鬼節葬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為。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況百。而墨家為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  
論衡案書篇 右難明鬼



已ノ上ニ不字ヲ脱ス。

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何焯校云。而下疑脫不字。皆弁於私也。

爾雅釋詁邢昺疏引尸子廣澤篇。呂氏春秋不二篇云。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案呂覽云。墨子貴廉。廉疑卽兼之借字。

孟子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上篇。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

之。告子下篇。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釋文云。暉。崔本作渾。以繩墨自

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說成玄英本作悅。爲之大過。大成本作太。己之大順。釋文云。順。或作循。案成本作循。

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

己之大順トハ、己ノ身ニ行フコト太甚シト云フコト。  
博不異トハ、敢テ人ト異ナルコトヲ求メザルヲ云フ。

未敗墨子道トハ、前迹ノ如ク、墨子ノ道ハ缺點アルモ、是レ墨子一家ノ說ヨリ言ヘバ、當然ノ事ニシテ、其累ヲナスニ足ラザルヲ云フ。  
是果類乎トハ、人情ニ近カラザルヲ云フ、大穀トハ、儉薄ニ過ケルヲ云フ。

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釋文云。敗。或作毀。墨子是一家之正。故不可以爲敗也。崔云。未壞其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穀。郭注云。穀。無潤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成本無者字。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釋文云。支川。本或作支流。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



裘褐ハ粗衣、跂踳ハ粗履ノ類。

尸ハ主ト云フコト。

而形勞天下也如此。釋文案作彙云。彙舊古考反。崔郭音託。字則應作彙。崔云。囊也。司馬云。盛土器也。九音鳩。本亦作鳩。聚也。雜本或作彙。音同。崔云。所治非一。故曰雜也。崔本甚作洪。音淫。詒讓案。此當從彙。彙爲是。釋文本非。成本亦作彙。疏同。司馬義又云。舟楫往來。九州雜易。又解。凡經九度言九雜也。又本作鳩者。言鳩雜川谷。以導江河也。案九雜猶言九市也。成引一解云。經九度者是也。諸說並未得其指。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踳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釋文云。李云。麻曰屨。木曰屨。屨與跂同。屨與踳同。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釋文云。巨子。向崔本作鉅。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胫。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莊子天下篇。駢於辯者。累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

跂譽ハ一時ノ近譽ナ云フ。或ハ云フ。傲ハ躄ニシテ。跂ト連文。力ヲ費ヤスコトナリト。

縣君臣トハ君臣ヲ懸隔セシムルコト。乃其秩序ヲ正スコト。

執(勢ト同)字業ハ勢位事業ナリ。縣天下トハ天下ノ大勢ヲ權衡シテ其平ヲ持スルコト。

齊ハ平等ニシテ畸ハ差別チ云フ。

蔽於用云トハ。墨子ノ道ハ。勤勞ヲノミ主トシテ。禮樂ノ文飾ガ

異之間。而傲跂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莊子駢拇篇。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僂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鈞也。荀子非十二子篇。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頓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執業。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荀子王霸篇。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楊注云。畸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同兼愛。是見齊而不見畸也。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楊注云。夫施政令。所以治不齊者。若上同則政令何施也。荀子天論篇。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楊注云。欲使上下勤力。股無胫脛。無毛而不知貴賤等級之文飾也。宋子蔽於



イカニ必要ナルカチ知  
ラザルナリ、不知得ノ  
得ハ、徳ト同字、不知知  
ノ下ノ知字ハ、智ト同  
字、故由用謂之道云云  
ハ、墨子ノ如ク用ノミ  
チ尙ビ、文ヲ以テ道ノ  
全體ヲ包括シタル者ト  
ナストキハ、其ノ道ト  
稱スル者ハ、利ノ外ニ  
出ヅルコト能ハザルチ  
云フ、由俗ノ俗ハ欲ノ  
誤、嗛ハ快意ヲ云フ、  
數ハ術數、便ハ便宜、  
論ハ辯說、因ハ自然ニ  
放任スルコトヲ云フ。  
曲知ハ一局部ノ知識ノ  
ミチ有スルコト。

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執而不知知。  
知音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  
用謂之道盡利矣。  
楊云。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道無復仁義皆盡於求利也。由俗謂之道盡

歛矣。  
楊云。俗當爲欲。歛與慊同。快也。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執謂之道盡便

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  
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故以爲足而飾之內以自亂

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  
荀子解 蔽篇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  
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  
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  
顧廣圻云。即荀卿案。顧說是也。羣輔錄作公孫氏。疑不足據。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

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  
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  
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  
取舍不同。皆自謂眞。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  
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眞。今乃  
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  
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  
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襍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  
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  
禮之。  
主字。舊本脫。今據盧文昭顧廣圻校補。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  
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  
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

大毀扶杖トハ、身體衰  
弱シ杖ニ扶ケラレテ、  
漸ク歩行スルコト。



之。韓非子顯學篇

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尙宋本作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淮南子汜論訓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許注云悅

易也王念孫云當爲悅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王云當云久服此投久字故

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殫。禹今本譌垂

以爲民先。別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

當此之時。燒不暇。濡不給。挖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

節財薄葬。閑宋本作閒服生焉。淮南子要略

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

後。史記孟子荀卿傳

墓由ハもつ、及ビ劬ノ類、別ハ洩去スルコト、九岐ハ河水ナリ九ニ分ツコト、横ハ排去、挖ハ拭ナリ、此二句ハ事ノ急ナルヲ云フ。

糲ハ粗米、梁ハ精米ナレバ不倫ナリ、故ニ梁ハ糲ノ誤ナリ。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ハ禮記ニ見ヨ。

譏專臣ハ春秋ノ大義。

我祭則受福ハ禮記ノ禮器ニ出ツ。

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集解徐廣曰一作壺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史記自序司馬談論六家

指要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眾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襄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



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韓愈昌黎集讀墨子右通論

墨家諸子鈞沈第六

劉歆七略諸子十家。墨為第六。漢志著錄六家。自墨子書外。史佚遠在周初。為墨學所從出。史佚書漢以後不傳。近馬國翰輯本一卷。僅錄左傳周書所載

史佚語及遺事數條。無由定其為二篇之佚文。今不錄。胡非隋巢二子。皆墨子弟子。田俅與

秦惠王同時。似亦逮見墨子者。我子則六國時。為墨學者。

我子書漢以後不傳。古書亦絕無援引。時代或稍後。與田俅書。惟阮孝緒七錄尚

著錄。唐初已亡。見隋志。隋經籍志。唐經籍藝文志。及梁庾

仲容子鈔。見意林及高似孫子略。馬總意林。僅錄胡非隨巢二家。餘並

不存。而別增纏子一家。則即漢志儒家董無心之書也。至宋崇文總目。而盡亡。惟纏子為董子。宋時尚存。崇文目及宋史藝文志。並入儒家。使非墨子本

書具存。則九流幾絕。其一甚足憐也。田俅以下四家之書。

近世有馬國翰校輯本。田俅隨巢書。別有仁和勞格輯本。不及馬本之詳。檢覈羣書。不

無遺闕。今略為校補。都為一篇。孤文碎語。不足以攷其閔

悵。然田俅盛陳符瑞。非墨氏徵實之學。與其自對楚王。以

文害用之論。亦復乖悟。或出依託。隨巢胡非。則多主於明

鬼非鬪。與七十一篇之悵。若合符契。而隨巢之說。兼愛曰。

有疏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則尤純篤無疵。是知愛無差等

之論。蓋墨家傳述之末失。後人抵讖蹈瑕。遂為射者之的。

其本意固不如是也。掇而錄之。以見先秦墨家沿流之論。

或亦網羅放失者。所不廢乎。

抵觸云云トハ、世ノ批評家ガ、後世墨學者議論ノ際ヲ窺ウテ、一齊ニ之ヲ攻撃スルコト。



墨家諸子著錄

漢書藝文志諸子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

田俅子三篇。

先韓子。

我子一篇。

顏注引劉向云。為墨

子之。隨巢子六篇。

墨翟弟子。

胡非子三篇。

墨翟弟子。

墨子七十一篇。

名翟。為宋大名翟。為宋大名翟。為宋大名翟。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

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如淳曰。右

鬼謂信鬼神。如杜伯射宣王。是親鬼而右之。師古曰。右猶尊尚也。詒讓案。右鬼即本書明鬼三篇。蘇林曰。非有命者。言儒者執有命。而反勸人修德積善。政教與行相反。故譏之也。如淳曰。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以上同。

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

親疏。如淳曰。言皆同可以治也。師古曰。墨子有節用兼愛。上賢明鬼神非命上同等諸篇。故志歷序其本意也。此其所長

親疏。

親疏。

阮孝緒七錄子錄

墨部四種。四帙一十九卷。

廣弘明集三。

案阮錄久佚其細目。弘明集末載。以隋志攷之。蓋墨子十

五卷。目一卷。隨巢子一卷。胡非子一卷。田俅子一卷。

隋志有。即據阮錄言之。

通為四帙一十九卷。與都數正合。

隋書經籍志子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

宋大夫墨翟撰。

隨巢子一卷。

巢似墨翟弟子。

胡非子

一卷。

右三部合一十七卷。

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上述堯舜之道。夏禹之行。茅茨不翦。

糲粱之食。桐棺三寸。貴儉兼愛。嚴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

神而非命。漢書以為本出清廟之守。然則周官宗伯。掌建邦

之天神地祇人鬼。肆師掌立國祀。及兆中廟中之禁令。是其

部數ハ總數ナリ。



職也。愚者爲之。則守於節儉。不達時變。推心兼愛。而混於親疎也。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胡非子一卷。右墨家二部。凡一十六卷。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

墨子十五卷。翟撰。隨巢子一卷。胡非子一卷。右墨家類。三家三部。一十七卷。

馬總意林

高似孫子略載。梁庾仲容子鈔目同。

胡非子一卷。墨子十六卷。纏子一卷。隨巢子一卷。

案宋史藝文志。墨家唯存墨子一種。餘均不箸錄。崇文總

目以後。諸家書錄並同。並詳畢氏鄭樵通志藝文略全錄。

漢隋唐諸志。徒存虛目。無關攷證。今並不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本列子楊

朱篇張湛注。及唐柳宗元說。以晏子春秋入墨家。與各史志並異。亦不足據。

### 隨巢子佚文

執無鬼者曰越蘭。問隨巢子曰。鬼神之智。何如聖人。曰。聖也。

疑當作賢於聖也。越蘭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邪。隨巢子曰。聖人生於

天下。未有所資。鬼神爲四時八節。以紀育人。乘雲雨潤澤。以

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謂賢於聖人。意林

有疎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疎而不絕。賢

者欣之。不肖者則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

人也。同上。太平御覽四百一引大聖之行五句。民作物。末二句作賢則欣之。不肖則矜之。

有陰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憚明而

功者。荀子玉篇篇楊注。案功疑並當爲切。畝田卽圃田。見本書明鬼篇。

明君之德。察情爲上。察事次之。晉書石崇傳自理表。

聖也。賢於聖也。誤。

憚明。坦明。通。功。切。實。誤。明白。ニシテ。







王玦子得タルハ福ノ如キモ、其身ヲ殘フタルハ禍ナルヲ云フ。

幽厲之時。奚祿山壞。天賜玉玦於羿。遂以殘其身。以此爲福而禍。御覽八

召人以環。絕人以玦。書鈔一百二十八。御覽六百九十二。

胡非子佚文

危冠ハ高冠ナリ。

胡非子脩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非鬪。帶劍危冠。往見胡非子。劫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鬪。而將好勇。有說則可。

無說則死。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六下云。胡非子爲言五勇。屈將子悅服。蓋約引。意林引無此段。御覽四百三十七引無首句。作屈將子好勇。見胡非刻而問曰。聞先生非鬪。士而好勇。下二句同。刻即劫之譌。御覽而下無將字。馬本依釋史引補。胡非子曰。吾聞勇有五等。夫

負長劍。赴榛薄。析御覽作折。文選注同。兕豹。搏熊罷。此御覽無此字。下並同。

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泉。文選注引作淵。御覽作折。此唐人避諱改。斬御覽作折。文選注同。蛟龍。

搏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陟危。御覽作登。高危之上。鵠御覽作鶴。立四望。

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御覽作匠。案說苑善說篇。林既對齊景公云。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

折ハ折ニ作ルベシ。クツクト訓ズ。

鶴立ハ鶴ノ如ク、正立スルヲ云フ。

岳ハ匠ノ誤、陶マタ工ノ誤。

五刑之勇也トハ、カカル暴人ノ勇ハ徒ニ五刑ヲ蒙ムルニ過ギザルヲ云フ。

柔履ハ象履ノ誤、麻ノ履ナリ。

也。以彼校此。剽必刺。視必殺。御覽作若。注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昔齊桓

公。以魯爲南境。魯公憂之。三日不食。御覽作昔齊桓公。伐魯無魯公二句。曹劌聞

之。觸齊軍。見桓公曰。臣聞君辱臣死。君退師則可不退。則臣

請擊頸。以血濺君矣。意林作曹沫請擊頸。以血濺桓公。無聞之以下二十四字。御覽引有之。而無請擊頸三字。馬互參校補。桓

意林無。公懼不知所措。御覽無。此句。管仲乃勸。與之盟而

退。意林無而。退二字。夫曹劌匹夫徒步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也。柔譌當爲

而譌。唯無怒。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謂君子

之勇。勇之貴者也。太平御覽別引云。夫曹劌匹夫一怒而卻齊侯之師。此君子之勇。意林引作夫曹沫匹夫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一怒卻萬

此君子之勇也。晏嬰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亦君子之勇也。

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悅稱善。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請

爲弟子焉。太平御覽四百三十七。意林一引無晏嬰以下四十五字。文選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李注引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赴深淵。斷蛟龍。五句。

善爲吏者。樹其德。北堂書鈔。七十七。



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眚。藝文類聚十七。  
一人曰吾弓良無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無所用弓。羿聞之曰非弓何以往矢。非矢何以中的。令合弓矢而教之射。御覽三百七十四。

田俵子佚文

黃帝時。稽瑞有常字。有草生於帝。稽瑞無此字。庭階若佞臣入朝則草

稽瑞有屈而二字。指之名曰屈軼。稽瑞下有草字。是以佞人不敢進也。文選王元

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李注。稽瑞。

少皞生於稚華之渚。渚一旦化爲山澤。鬱鬱葱葱焉。太平御覽八百

七十

少昊氏都于曲阜。鞮鞻毛人獻其羽裘。御覽六百九十。

少昊之時赤燕一雙。御覽作白鷺一銜羽。而飛集少昊氏之戶。遺其丹

書。藝文類聚九十九。御覽九百二十二。

堯爲天子。萑莢生于庭。爲帝成麻也。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注。又張景陽七命注。又王元長三月三日

曲水詩序注。又陸佐公新刻漏銘注。

昔帝堯之爲天下平也。出庖廚。爲帝去惡。稽瑞蓬蒲注引。平也二字有誤。

堯時有獬廌。緝其毛爲帝帳。白孔六帖九十八。御覽八百九十引有作獲。毛作尾。爲上有以字。稽瑞獬廌注引云。

堯時獲之緝其皮以爲帳。

渠搜之人服夏禹德。獻其珍裘。毛出五彩。光曜五色。御覽六百九十

商湯爲天子。都于亳。有神手牽白狼。口銜金鉤。而入湯庭。類聚九十九。

殷湯爲天子。白狐九尾。稽瑞。

周武王時。倉庭國獻文章駒。稽瑞。文犀駭雜注。引章駒疑當作犀駭。末又脫雜字。



纏子佚文

纏子脩墨氏之業。以教于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篤而庸。言謬則難通。行庸則無主。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者。並不為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意林

纏子曰。墨家佑鬼神。秦穆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論衡福虛篇

案秦穆公事見本書明鬼篇。秦今本譌鄭。當據此校正。九十當作十九。本書不誤。

桀為天下酒濁而殺廚人。紂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殺庖人。太平御覽九百八

董子曰。子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終無益也。纏子不能應。意林

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罕得事君子。不識世情。文選陶淵明雜詩李注。又陸

士衡文賦注。又陶淵明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注。引並無無心鄙人也句。

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文選

班孟堅荅賓戲注。案以上三條並董子難語。今附於後。

馬國翰云。纏子一卷。不詳何人。漢隋唐志皆不著。此書之

目。書亦佚。馬總意林始載。纏子一卷。引其書二節。中言與

儒者董無心論難。按漢志儒家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

王充論衡亦載董無心難纏子。天賜秦穆公以年之說。文

選注引纏子亦載董無心言。蓋本董子之書。取為纏子。如

孔穿與公孫龍論臧三耳。孔叢子。公孫龍兩書。並載之類。

纏子輯本序。

案漢書藝文志。儒家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隋唐舊經

文。宋諸史志並一卷。並入儒家。晃公武讀書志云。吳祕注。玉

海引中興館閣書目云。董子一卷。與學墨者纏子。辯上同



兼愛上賢明鬼之非。纏子屈焉。是纏子與董子。埒爲一帙。  
 主墨言之則題纏子。鄭樵通志藝文略以董子著錄而入墨家則非主儒言之則題  
 董子。無二書也。館閣書目謂纏子屈於董子。與意林纏子  
 不能應之言合。則是書自是先秦儒家遺籍。入墨家爲非  
 其實。其書明時尙有傳本。見陳第世善堂書目今則不復可得。佚  
 文僅存六事。不足徵其論難之旨也。

墨子閒話後語下終

永嘉王景羲校 校語 續出

漢志墨子書列在爲墨學者。我子及隨巢子。胡非子之後。其  
 敘錄。偁墨家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  
 更。是以兼愛。宗祀嚴父。是以右鬼。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及  
 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其文蓋出別錄。然則詳劉向之意。七十一篇之書。多弟子所  
 論纂。孟荀孔鮒諸所據。以排斥墨氏者。抑亦有蔽者增附之  
 言。其本師之說。不盡如是也。墨子生當春秋之後。戰國之初。  
 憤文勝之極敝。欲一切反之。質家乃遂以儒爲詬病。其立論  
 不能無偏宕失中。故傳其說者。益倍譎不可訓。然其哀世變。  
 而恤民殷之心。宜可諒也。南皮張尙書嘗語紹箕曰。苟卿有  
 言。矯枉者必過其直。諸子志在救世。淺深純駁不同。其矯枉  
 而過直一也。自非聖人。誰能無過。要在學者心知其意。斯可

憤文勝云々ハ文實三統ノ說ヨリ來ル解題ヲ見



矣。自太史公敘六家。劉向條九流。各以學術名其家。獨墨家乃繫以姓。豈非以其博學多方。周於世用。儒家之匹亞。異夫一曲不該。姝姝自悅者與。今觀其書。務崇儉約。又多名家及兵技巧家言。備城門以下二十口篇。今亡。九篇。漢志兵技巧家注云。省墨子。不言篇數。省者別錄有而志省也。西漢諸子多別行。本篇數多寡不一。觀管子晏子孫卿書錄可見。任宏因楊僕兵錄之舊。專輯兵書。與劉向所定著。未必一本。漢志兵家都數注云。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以兵權謀家省九家。二百五十九篇計之。則技巧家之墨子。僅十二篇。明鬼非命。往復以申福善禍暴之義。與佛氏果報之說同。經上以下四篇。兼及幾何算學光學重學。則又今泰西之所以利民用。而致富強者也。然西人覃思裁事。期於便己適用。為閑侈。以自娛樂而已。墨子備世之急。而勞苦其身。又善守禦。而非攻。而西人逐逐焉。惟兼并之是務。其宗旨蓋絕異。今西書官私譯潤。碎覽日眾。況於中國二千年絕學。強本節用。百家不能廢之書。知言君子。其惡可過而廢之乎。往

逸ハ移ト同シ。

馳ハ重スト訓ズ、性ハ紙ト通ズ。

扁ハ漏ト同シ。

讀鎮洋畢氏注本。申證頗多。而疑滯尙未盡釋。蓋蓋書多引古書古事。或出孔子刪修之外。其難通一也。奇字之古文。旁行之異讀。譌亂遂竄。自漢以來。殆已不免。加以誦習者。稀楮槩俗書。重地性謬。無從理董。其難通二也。文體繁變。有專家習用之詞。有雅訓簡質之語。有名家奧衍之旨。有兵法藝術隱曲之文。其難通三也。江都汪氏中武進張氏惠言。皆嘗為此學。勒有成書。而傳本未覩。世丈孫仲頌先生。旁羅異本。博引古書集畢氏及近代諸儒之說。從善匡違。增補扁略。取許叔重淮南閒話之目。以署其書。太史公曰。書缺有閒。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鄭康成尙書大傳。敘曰。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閒。別作章句。所謂閒者。即指音聲之譌誤。先後之差



今日通行ノ淮南子ハ許慎及ビ高誘ノ兩注混合シタル者ナリ、近時葉德輝諸書ヲ考證シテ許注ヲ纂メ、淮南鴻烈問詁ニ卷ヲ撰ス、觀古堂所著書之ヲ收ム。

舛。篆隸之殊失、而言彌縫其闕、猶云彌縫其闕也。先生此書、援聲類以訂誤讀、宋文例以逐錯簡、推篆籀隸楷之遷變、以刊正譌文、發故書雅記之晦昧、以疏證軼事、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若合符復析、許注淮南全裘、不可得見、以視高誘張湛諸家之書、非但不愧之而已。紹箕幸與校字之役、既卒業、竊喜自此以後、孤學舊文、盡人通曉、亦淵如先生所云、不覺僭而識其末也。黃紹箕謹跋。

墨子閒詁跋終

大正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印刷  
大正二年一月二十六日發行

(漢文大系第十四卷附)

正價金貳圓五拾錢



校訂者 小柳 司氣 太

編輯者 富山房編輯部  
東京市神田區裏神保町九番地

發行者 坂本 嘉治 馬  
同所合資會社富山房社長  
東京市京橋區築地三丁目十一番地

印刷者 野村 宗十郎  
東京市京橋區築地二丁目十七番地

印刷所 株式會社東京築地活版製造所

發兌元

東京神田區裏神保町 會社 富山房

電話本局一〇三六、四一三〇、  
四四四二番 振替貯金東京五〇一



316

138



終